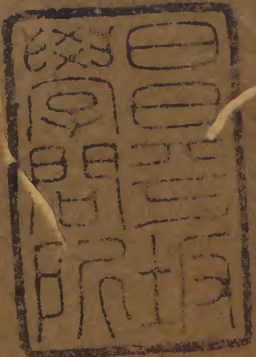


圖書編 百十二之四



庫	漢	開	內
一五	三〇	六	漢
四函	三七	四	書
七架	冊	號	類

庫	漢	開	內
三六	三〇	六	漢
函	三七	四	書
二架	冊	號	類

(八五本)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037
冊數	64 (58)
函號	366 85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圖書編卷之一百一十二

淺草文庫

南昌後學章潢本清甫編

樂總叙

古之作樂尚乎德今之論樂尚乎律尚德者未嘗廢律而惟律之是尚則德非所論矣此今樂所以不古樂若也何為德心和則氣和氣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之是也何為律取候氣之管定陰陽各六陽上生陰下生起黃鍾以為律本是也考之經書之訓虞書胥子國子之教咸先以樂之德焉使樂教有素而咸有樂德則合奏樂之人莫非有德之士節奏間有不聲依永律

和磬者哉况周頌肅雝和鳴論語翕純嘏繹心誠求之
樂尚可知所謂今樂猶古樂者以此若律焉已耳且曰
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孰得而訾之不知樂器一一合
乎律呂而奏以今之樂工吾不知於古樂何如也况古
者以律管起尺度由母生子也後世以尺度定律管以
子證母也差之毫釐失之千里如五季王朴磬與器俱
失其係豈小小哉大史公言黃鍾起於磬氣之元班固
謂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風氣正而十二之律
定後世乃欲求律於黍於尺於斛於錢於脯其可乎甚
至於時君之指節謬益甚矣諸儒紛紛之說且未暇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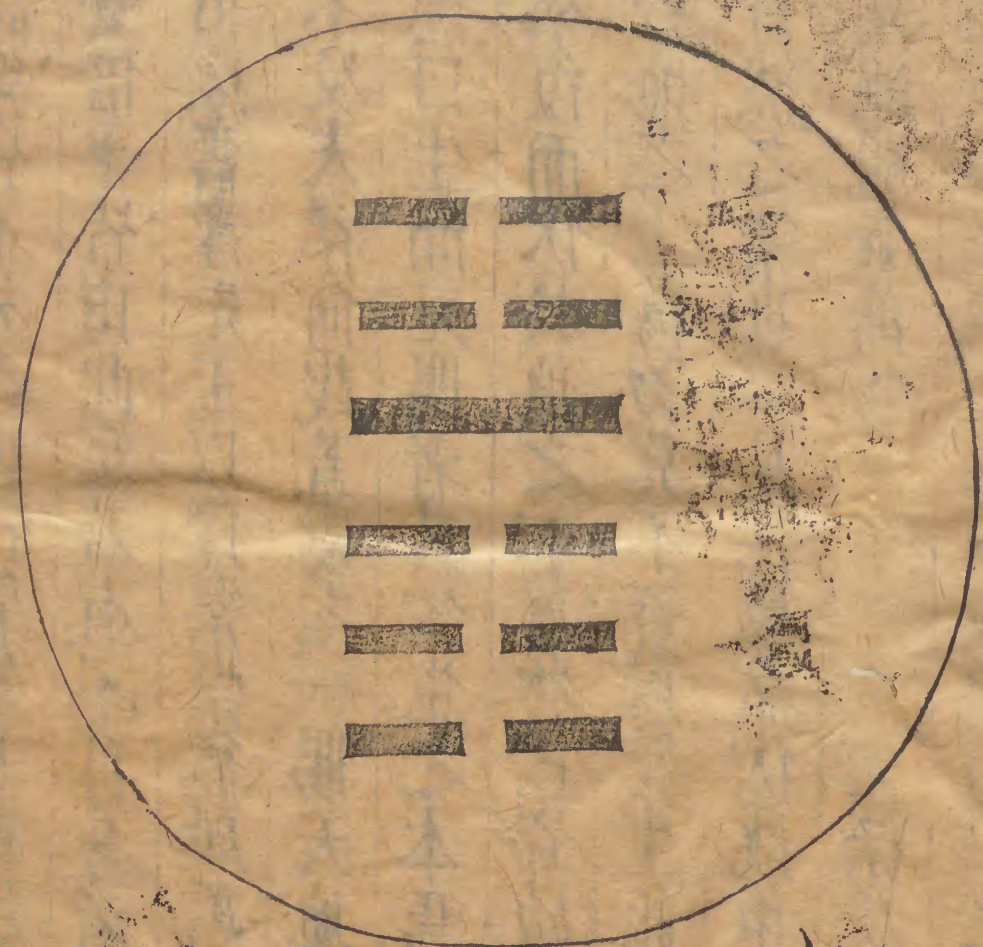
今之言鍾律者不曰八寸一分則曰三寸九分一彼一
此莫之適從何止累黍縱橫之說而已哉吾恐中氣中
磬萬事根本必非器數可拘而神解如阮咸張文獻必
有超於黍尺者在也是故觀象於雷地豫天地有自然
之磬也取法於虞書周禮聖人有已然之教也反觀於
喉舌唇齒嘑五磬在人今猶古也且

聖天子建中和之極詔求精通樂律如咸如文收者四
海未必無人德以本之律以諧之大雅其庶幾矣雖然
聖門成樂之教尤有頃刻不可離者心定則氣清而磬
和心燥則氣浮而磬厲樂在人身何俟比竹欲求磬律

音解人哉

知本必無人為以本之事以治之者其德必厚
 聖天子數中時之對歸本歸德則樂有收而政有立
 知古者善則正聲非人今隆古也且
 之樂也知也然其音問既事人亦日然之然也又
 亦故然矣以治也也長始既參以音故新天以在
 樂其樂對今必非其樂也而此而論則則則則則
 其莫之而對也也其本也然也之也而論則則則則

天地自然之樂



粵稽古論樂皆本於律因律管短長而度量衡皆由
此生正變倍半皆由此定若有不可易者孔子於易大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
祖考而不及夫律何哉蓋震之一陽天地之元氣也天
地之大德曰生而元陽者其生生之本焉方其天地閉
藏一陽來復而伏於地之下萬物已資始矣及帝出乎
震而奮於地之上萬物莫不資以發生此天地之大和
也天地自然之樂也可見元陽藏伏地中斯元聲自為
之震動天地開泰萬物莫不欣欣向榮乃豫之所以為
豫故先王作樂崇德正以象天地自然之豫而律呂由

此以定之耳樂記曰天地訢合陰陽相得煦嫗噉噉萬
物然後草木茂區萌達羽翼奮角觝生螿蟲昭蕪羽者
嫗伏毛者孕育胎生者不殯而卵生者不殯則樂之道
歸焉耳正謂此也又曰樂者非謂黃鍾大呂絃歌于揚
也樂之末節也知其所謂末節則其所謂本者可知也
然則生物之心非吾人之元陽乎惟大生之德克積於
中斯發之聲音自協乎律呂何也以耳齊其聲非以聲
而齊其耳以心定其律非以律而定其心因律以生乎
尺非以尺而生乎律苟區區於律管短長之辯如黃鍾
九寸一分則其所謂寸與分又以何為準而定其分寸

之則也又何怪乎雅樂不作而磬音之和與天地應也是非謂古人所定之鍾律可盡廢也要有樂德以爲之本耳噫真知雷出地奮豫爲天地大和之樂則古人郊祭廟祀不用商音亦有自來矣

久之氣即天地之氣人之磬即天地之磬然必有是氣斯有是磬氣必以和爲尚也是故孔子於六十四卦獨於豫卦示人以作樂崇德之象觀其象思其名義而樂之道備是矣何爲象震上坤下爲三一陽寓於五陰之中即此可以制器可以協律而中氣中磬可默會也何爲名義雷出地奮爲豫陽氣發洩於地上即此可以作

樂崇德薦上帝配祖考而大和與天地通者可默會也何爲象之以樂蓋樂以磬音爲主而雷乃天磬之出於自然者也人之作樂當效法天地自然之磬而同歸於大和焉耳何爲又象之以德蓋聞樂可以知德而一陽乃天德之發生萬物者也人之作樂當效法天地元陽之德而發之磬音焉耳然則德即五陰中之一陽所謂元氣所謂元磬合天地人而一之者也天地有是德故雷出地奮而萬物發生人心有是德故作樂崇德殷薦上帝以配祖考總名之豫者此也夫孔子以樂歸之豫先儒悉以黃鍾歸之復得無有不同乎蓋陽一也復則

在乎地之下豫則在乎地之上雷一也在乎地之下
尚隱於無在乎地之上殷始見於有是以雷殷一動則
天地大和之氣盈滿兩間而百蟄悉啟萬類俱生矣樂
主乎殷孔子獨象於豫有深意也噫一陽之德在天德
謂之元在天心謂之仁本與天地神人相為貫通人惟
有是德則心和而氣和氣和而殷和又何律呂之不和
也若曰黃鍾取諸復此上以卦氣言則於十一月之律
謂之黃鍾於正月之律謂之太簇其名義亦可想矣彼
不知樂以崇德而徒泥於律管之分寸何哉雖然人心
果有是中和之德則其心固與天地合德矣由此被之
管絃而殷必和候之管灰而氣必應斯人也殷為律身
為度者也又何患分寸毫釐之不協也此所以論律呂
者須涵養樂德以為之本

古樂經傳

虞書曰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

帝曰夔命爾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
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
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禹曰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
九歌俾勿壞

帝乃誕敷文德舞於兩階七旬有苗格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夔曰憂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群

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祝敔笙鏞以間鳥獸跄跄簫韶

九成鳳凰來儀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

諧

商頌曰鞀鼓淵淵嘒嘒管磬既和且平依我磬鼓於赫

湯孫穆穆厥敷庸鼓有斲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

懌

周頌曰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荼設虍崇牙樹羽應田

縣鼓鞀磬祝圀既備乃奏簫管備舉嚶嚶厥敷蕭蕭和

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周禮春官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

太簇姑洗蕤賓蕤則無射陰聲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

呂應鍾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

石土革絲木匏竹

大司樂掌成均之灋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

焉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以

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

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

大武

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亦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就遠人以作動物

禮運曰五行之動迭相竭也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爲本也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也

樂記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于戚羽旄謂之樂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嗷以散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

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勵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厲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後動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正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者不亂則無怙懣之音矣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臣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

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唯君子爲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是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禮矣

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爲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故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障諸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起奮末廣費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勁正莊成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靜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僻邪散狄成滌滌之音作而民淫亂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行之行使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攝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四行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

形見於樂故曰樂觀其深矣土蔽則草木不長水煩則
魚鱉不大氣煩則生物不遠世亂則禮慝而樂淫是故
其嚴衰而不莊樂而不安慢易以犯節流湏以忘本廣
則容姦狹則思欲戒條暢之氣滅平和之德是以君子
賤之也凡姦嚴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
焉正嚴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倡和
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也
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樂姦嚴亂色不
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
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然後發
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飭以羽旄從以蕭管奮
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是故清明象天
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還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
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終始相
生倡和清濁迭相爲經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
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
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
惑而不樂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樂
行而民鄉方可以觀德矣

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

無妖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作為父子君臣以為紀
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
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

鍾磬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鍾磬則
思武臣石磬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磬則思
死封疆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
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眾君子
聽芋笙簫管之聲則思音聚之臣鼓鼙之聲謹謹以立
動動以進眾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君子之
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

論語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知何為樂之樂
斯也○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
也○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惡鄭
聲之亂雅樂也○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
翕如也皦如也釋如也以成○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
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子曰師摯之始闕雉之亂洋洋
乎盈耳哉○人而不仁如樂何○樂云樂云鍾鼓云乎
哉子貢曰聞其樂而知其德

孟子曰王之一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猶古之樂
也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

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聖人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是也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集大成也者金鼓而玉振之也金鼓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考終條理也

周子曰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故樂殷淡而不傷和而不滯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優柔乎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後世禮法不備刑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滯蕩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樂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聖人作樂以宣暢其和心達於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大和焉天地和則萬物順故神祇格鳥獸馴○樂殷淡則聽心平樂辭善則歌者慕故風移而俗易矣妖聲艷辭之化也亦然○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

程子曰禮樂大矣然以進退之間則已得性情之正○

樂隨風氣至韶則極備若堯之洪水方割四凶方去和有未至也至舜以聖繼聖治之極和之至故韶爲備

張子曰古樂不可見蓋爲今人求古樂太深加以古樂爲不可知只以虞書詩言志歌咏言聲依永律和聲求之得樂之意蓋盡於是詩只是言志歌只是咏其言而已只要轉其聲令人可聽今日歌者亦以轉聲而不變字爲善歌長言後却要入於律律則知音者知之知此聲入得何律古樂所以養人德性中和之氣後之言樂者止以求哀故晉平公曰哀無表於此乎哀則正以人不善之心歌亦不可以太高亦不可以大下太高則入於唯殺大下則入於譁緩蓋窮本知變樂之情也○

聲音之道與天地同和與政通蚕吐絲而商絃絕○與天地相應方蚕吐絲木之氣極盛之時商金之氣衰如言律中太簇律中林鍾於此盛則彼衰方春木當盛却金氣不衰此便是不和不與天地之氣相似○五峯胡氏曰等級至嚴也失禮樂則不威山河至險也失禮樂則不守禮乎樂乎天下所日用不可以造次顛沛廢焉者乎朱子曰古者教法禮樂射御書數不可缺一就中樂之教尤親切夔教冑子只用樂大司徒之職也是用樂蓋是教人朝夕從事於此拘得心長在這上面蓋爲

節奏學他底急也不得慢也不得久之都換了他一副當情性○樂律自黃鍾至中宮皆屬陽自蕤賓至應鍾皆屬陰此是一個大陰陽黃鍾為陽大呂為陰大簇為陽夾鍾為陰每一陽間一陰又是一個小陰陽

古樂考總論

樂記曰凡音之起由心生也此樂之本也論樂者一準諸此樂之道可得而明矣何也記中又曰鍾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垂疾徐樂之文也曰詠倫無患樂之情也欣喜愛樂之官也凡器也文和情也官也皆作樂者所必有而執不起於心乎後世言樂

者則皆器而已矣情與官且弗之及况於樂之本者耶舍本求末欲其與政相通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也不可得矣孔子曰人而不仁如樂何曰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觀其以善美論韶武以翕純噉繹語魯大師以雅頌各得其所為樂之正其崇本之意可識矣且以虞周之樂言之舜命后夔典樂以教胃子固有在於直溫寬栗剛簡之德然益稷篇有曰夔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群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祝敔笙鏞以聞鳥獸蹠蹠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同此器也其所以和神人格鳥獸者何也周禮大

司樂掌成均之法固有取於樂德樂語樂容之教然周
頌有曰設荼設虞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鼗磬祝圉既備
乃奏簫管脩舉嚶嚶厥聲肅頤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
止永觀厥成亦同此器也其所以格祖考悅嘉賓者何
也胄子成均之教有素也以之昭德故德溥而神人和
以之象功故功成而神人悅也若云後代樂不古若以
音律之不傳焉是不知鄭師文總四絃而翔慶雲晉師
曠歌南風而知楚弱阮咸聽晉樂而識國運信都芳造
輪扇而合律氣李嗣真振鐸於地而黃鍾自應張文收
斷竹爲律而啞鍾自鳴彼數人者不過聞音知樂者耳

樂律且由已而定也奈何若而人也世亦不恒有焉後
之人不求音樂之本於吾心而紛紛於器數之未遠擬
議參酌於京房之準梁武之通鄭津之七調玉朴之律
準和現之表尺劉幾之主人殷范鎮之用真忝魏漢津
之則人指而蔡元定著之爲律呂新書近有所謂律呂
元穀焉是皆求諸器數者也雖其所論黃鍾之小大長
短較之度量權衡亦似昭合然施之候氣則不應付之
音樂則不調亦徒詳於簡冊已耳所謂流而不息合同
而化聲音與天地相應者不幾於虛語哉且樂記所謂
鍾磬絲竹鼓鼗之聲乃萬世循聲正樂之準也不此之

信而惟器數之較或專尚編鍾或專尚石磬亦未必無
 見若止謂伶倫截解谷之竹聽鳳凰鳴為律呂之元然
 后夔一則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二則曰於予擊
 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獨不可以石為之準哉即
 如黃鍾為磬氣之元而元磬元氣果起於心耶果起於
 竹管之短長也太史公曰黃鍾者黃氣鍾黃泉而出也
 是亦可以觀其義矣惟黃鍾不協乎磬氣之中則失其
 所以為君也故五磬八音十二律高則過乎君而失之
 亢卑則不及乎君而失之慢皆起於中磬之不定耳然
 則欲求中磬當如之何書謂詩言志歌永言磬依永律
 和磬八音克諧無雜舞倫即詩歌之間而抑揚節奏各
 協乎宮商角徵羽焉律在其中矣所謂變宮變徵亦只
 於未言之間轉磬而不變字使其上下接續不斷樂在
 其中矣如此則磬即為律黃鍾律呂在吾身中矣夫豈
 易言哉必如虞書之教胄子周禮之教成均所以溷濡
 於樂德樂舞樂容之教者亦既有年而身具夫直溫寬
 栗剛簡之德則其發之聲音自合律呂播之樂器自爾
 肅雍即此可識元氣元磬之所自而管之短長皆自我
 定之矣何必拘拘於竹管之較量哉否則不求樂本於
 吾心縱使分寸毫釐之不爽人而不仁如樂何

總論

古樂以德爲本聞樂固可以知德有德斯可以作樂是德爲樂之本也前已述其槩矣然器數亦樂之所必用者惟有樂德之人心和氣和考古證今自能盡其制也但古人於器數之間亦嘗殫心思以究竟之雖所見不同而所尚短長亦因以異故於黃鍾九寸及三寸九分之說各有所擬然以理裁之管之長者則其氣沉其聲必徐而婉管之短者其氣浮其聲必急而剽求元聲元氣者此亦可以得其義也若以聲之清濁論則短長之管皆有清有濁如人之碩大者豈其聲皆重而濁癯瘦者豈其聲皆輕而清乎知清濁不在短長之管則元聲之氣爲黃鍾之元聲者豈可盡以管之短長論哉今採其無害於義者並存於後以俟正樂之君子云

周禮國子樂教

樂德

中和祇庸孝友

樂語

興道誦言語

樂舞

雲門

大卷大夏

大咸大濩

大磬大武

孔子論詩禮樂之教孟子論仁義知禮樂之實俱終之
 以樂樂之關於人也大矣虞廷命后夔典樂教習子周
 禮大樂正掌成均之法以教合國之子弟樂之敷於教
 也專矣惟其關於人也大則其敷之教也不容以不專
 不專則教不行教不行則人心無所養躁言妄動而人
 之成也難矣嘗考國子之教有三曰樂德曰樂語曰樂
 舞所謂德者何中和祇庸孝友是也所謂語者何興道
 諷誦言語是也所謂舞者何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
 大濩大武是也以此三者立教又使有道有德者學乎
 教則合國之子弟就不極養薰陶於樂教之中乎自今

觀之雖三者並重必以樂德爲之本也舜命后夔典樂
教胥子所謂直溫寬栗剛無虐簡無傲亦自德言而詩
歌聲律皆於此乎洩之也何也中和祇庸孝友之德皆
心之德也教之由外以養其中也歌詠以養性情舞蹈
以養血脉隨其所語隨其所舞莫非養德之助也久之
則吾心之邪穢爲之蕩滌吾心之查滓爲之消融辭氣
之出也自無鄙悖容貌之動也自無暴慢而樂德庶幾
可成矣故由中以達乎外也凡音之起由心而生風泯
乎皆德音也根心生色四體不言而喻雍雍乎皆德音
也耳目聰明心氣和平雖不言不動此心固自有樂德

在矣由是率是子弟以搏拊琴瑟考擊鐘鼓而舞動乎
羽毛干戚有不合律呂之節中疾徐之度而大奮其至
德之光者哉否則斯瀆不和不樂鄙詐之心入之矣徒
欲五色成文八風從律不可得也此所以樂德充爲樂
語樂舞之本也是故虞周之教皆以德爲先虞周之樂
皆以德爲本而二代之樂所以不可及也先王作樂崇
德宗此焉耳後人聞樂知德知此焉耳孔子曰成於樂
孟子曰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則不知足之距之手
之舞之皆是道也樂教之有益於人也如是哉奈何樂
之不明也久矣後代雖有國子之設而樂教無聞也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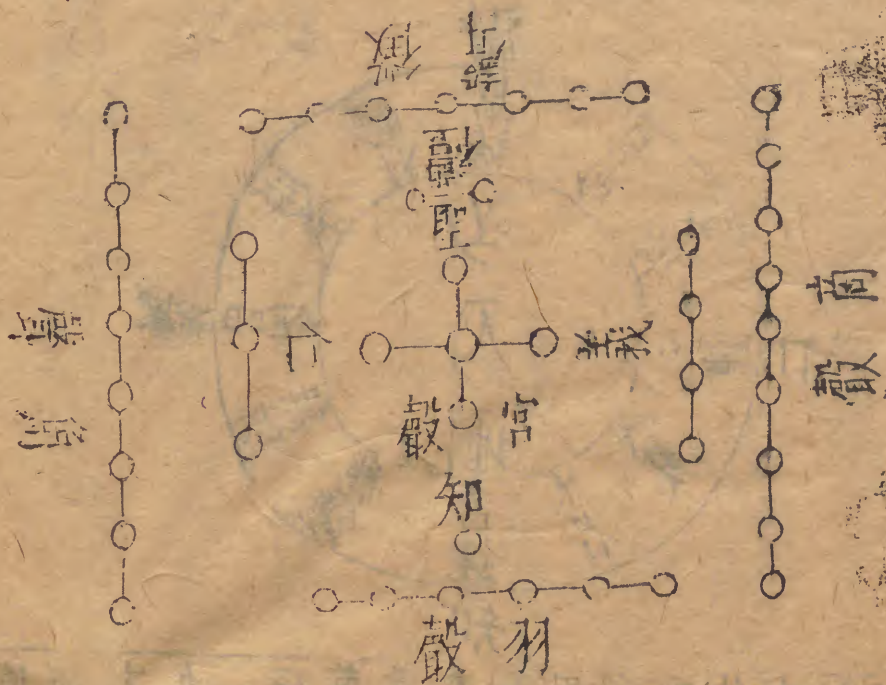
有談樂者止詳於竹管之短長積黍之多寡以為黃鍾
 萬事之根本在茲也審嚴知音審音知樂當有出乎此
 者若談樂德於其前鮮不唯其迂而鄙其陋矣故嘗為
 之說曰設取大韶大武之樂器付之今日大常之樂工
 一節奏之即得盡善盡美俾先祖是聽庶尹允諧吾不
 信也設取今日樂器付之后變所教之胥子與周大樂
 正所教合國子弟而使之曷擊詠歌舞蹈其間焉祇以
 宣其姦嚴逆氣道欲長悲吾亦不之信也况普天率土
 固自有精審樂器之人也有志古樂者必先之以樂教
 本之以樂德而後可

大極元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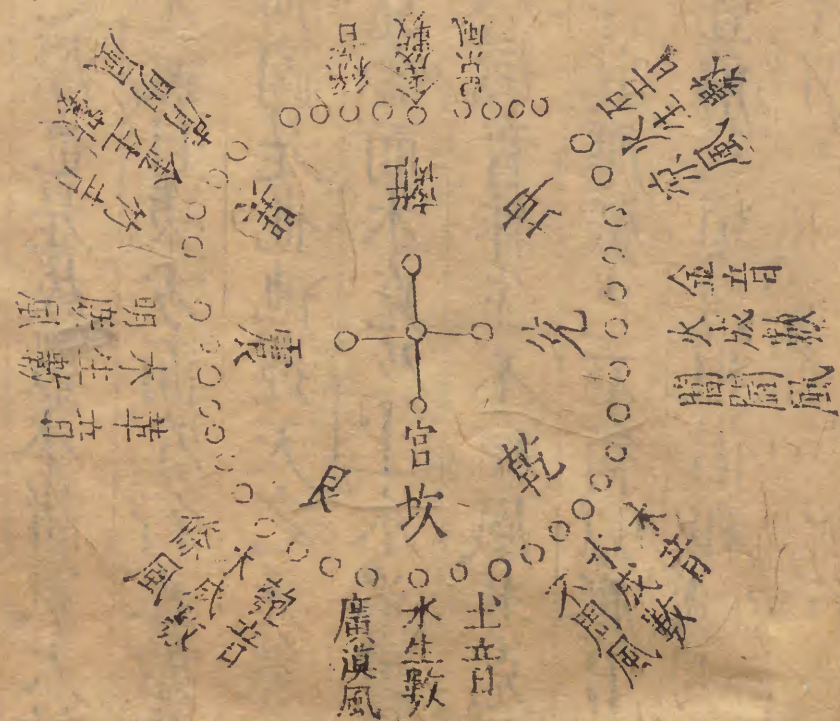
大極元氣圖三為一參黃之
 原也大人得之以舉禮樂而
 昭天地焉三三而九九黃鍾
 之宮也始四五中六七終八
 九含少元數也其圖之數即
 一六三八在正而東大極動
 而生陽永自木生知崇而仁
 萬物生矣冬日至之氣羽角
 為陽嚴黃鍾至仲呂為陽位
 亦如之二七四九在南而西
 大極靜而生陰火以金伏禮
 甲而義萬化入矣夏日至之
 氣徵商為陰嚴蕤賓至應鍾
 為陰位亦如之夫樂上九而
 律不用十則五者其天地之
 中乎天行東出地上為非極
 入地下為南極其象也律呂
 以嚴合之故函三為一

河圖五鼓圖



河圖以五居中合一於北成
 六為水羽鼓也合二為南成
 七為火徵鼓也合三於東成
 八為木角鼓也合五於中成
 十宮鼓也宮統四鼓呼出野
 與肝吸入心與肺不外乎脾
 意馬故曰宮動脾而和正聖
 羽動腎而和正智商動肺而
 和正義呼出為陽吸入為陰
 是謂兩儀羽角大陰生少陽
 也徵商大陽生少陰也是謂
 四象文之以五鼓必播之以
 八卦音五氣順布四時行焉八
 卦生焉河圖一大極而已矣

洛書八音圖



洛書以五居中宮徵五數入之數也河圖
 坎離震兌四隅乾坤艮巽則播八音而
 八風為水漸木升陽顯諸仁故居其常
 火鏘金範陰旅諸用故易其位致曰河圖
 洛書相為表裏表八卦九章相為經緯即
 易之所謂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
 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成乎乾勞乎
 坎成言乎艮者河圖為先天以氣而
 形之於鼓洛書為後天以質而成之於
 物陳暘曰坎音革艮音匏震音竹巽
 音水離音綠坤音土兌音金乾音
 石首尖帝山雷奮之義矣故今從
 白虎

樂主乎聲而亦本諸大極圖書何哉蓋大極圖書萬化之原也是故聲本諸氣大極陰陽之完氣也天轉地之元氣自東方而左行水始生木木生火而土生及金水河圖是也地運天之元氣自西方而右行水始克火火克金而木克及土水洛書是也聖人則之以調五音行八風音非生不和風非克不動其自為宮也左行以應十其應聲也右行以應日十二宮各周十二律凡百四十四聲應坤之策宮商暨角二類迺相倡和與均二九十八聲凡二百一十六聲應乾之策其對待也皆相克羽徵角商宮其流行也皆相生角徵宮商羽而始終之序宮徵商羽角還相為宮一大極之全體也聲氣和而萬物暢

大樂與天地同和矣

宮

聲極大而沉謂君也屬土以八十一絲為

商

其大次宮臣也屬金以七十二絲為絃則其聲

五

角

半清半濁居四者之中屬木以六十四絲

徵

其清次羽率也屬火以五十六絲為絃則其聲

羽

聲極細而輕清物也屬水以四十八絲為

絃則其聲應

訖取

變宮

以上徵羽為陰至此變而為陽此聲在羽之後宮之前近宮收一鼓以高於宮故曰變也蓋宮與商與角與徵與羽相去各一律則音即和至角與徵羽與宮相去各二律則音即遠故變也

變徵 宮商角皆陽至此變為陰此徵在角之後羽

中磬 官在五行屬土故為四磬之綱貫乎四磬之中極其尊也

正磬 謂十二全律之磬如八寸一分之黃鍾是也

屬

半磬 謂十二律之磬如黃鍾正磬九寸則變磬四寸半仲呂為宮則黃鍾為徵而用半磬以君尊不可過也故應鍾為宮下四磬皆宜低去所以有半磬即謂之子磬也

變磬 變宮變徵是也

之

入音之屬

西兌 時為秋 律為南呂 風曰闐闐 其器金 其音鏗

西南坤 時為秋夏之交律為林鍾夷則 風曰涼 其器土 其音濁

南離 時為夏 律為蕤賓 風曰景 其器屬絲 其音哀

東南巽 時為春夏之交律為夾鍾仲呂 風曰清明 其器木 其音直

東震 時為春 律為姑洗 風曰明庶 其器竹 其音濫

北坎 時為冬 律為黃鍾 風曰廣漠 其器革 其音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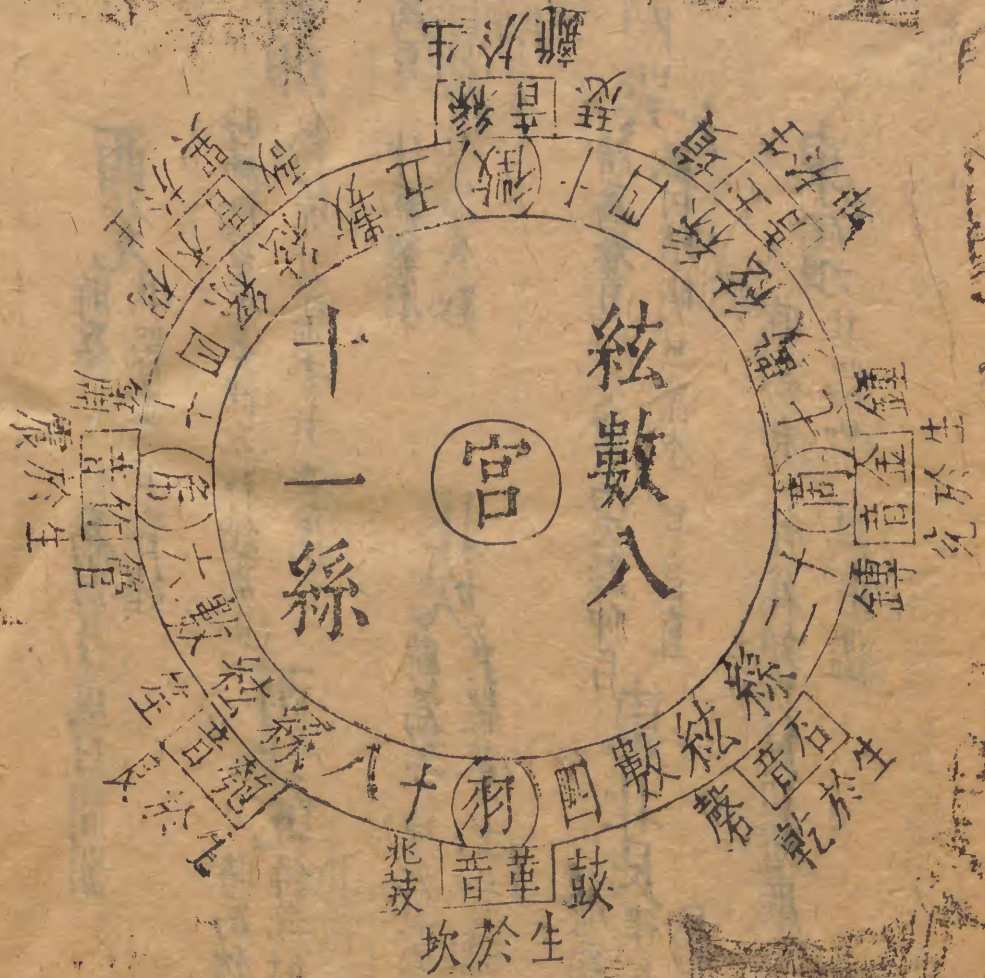
西北乾 時為秋冬之交律為應鍾無射 風曰不周 其器石 其音辨

東北艮 時為冬春之交 律為大呂 風曰條 其器匏 其音啾

六律六呂圖



五聲八音圖



五聲總考

太史公曰音樂者所以動盪血脈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故宮動脾而和正聖商動肺而和正義角動肝而和正仁徵動心而和正禮羽動腎而和正智故聞宮音使人溫舒而廣大聞商音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音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徵音使人樂善而好施聞羽音使人整齊而好禮

漢志曰商之爲言章早也物成熟可章度也角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官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唱始施生爲四聲綱也徵祉也物盛大而繁祉也羽宇也物聚藏覆宇丁也夫聲者中於宮觸於角祉於徵章於商宇於羽故四聲爲宮紀也協之五行則角爲木五常爲仁五事爲貌商爲金爲義爲言徵爲火爲禮爲視羽爲水爲智爲聽宮爲土爲信爲思以君臣民事物言之則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唱和有象故言君臣位事之體也五聲之本生於黃鍾之律九寸爲宮或損或益以定商角徵羽九六相生陰陽之應也

八音總考

陳氏樂書曰金生於土而別於土其卦則兌其方則西其時則秋其風闐闐其聲尚羽其音則鏗立秋之氣也

先王作樂用之以爲金奏焉周官鍾師掌金奏罇師掌
金奏之鼓鼓人掌四金之聲音孟子曰金聲是也金奏
之樂未嘗不用鼓時謂之金者以金爲主故也禮曰內
金示和也又曰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國語曰金奏肆夏
莊子曰金石有聲不考不明則奏金而鳴之內以示情
外以示和也音之實也

石之爲物堅實而不動其卦則乾其時則秋冬之交其
方則西北之維其風不周其聲尚角其音則辨立冬之
氣也先王作樂擊之以爲磬之屬焉蓋金石之樂其聲
未嘗不相應莊子曰金石有聲不考不鳴國語曰金石

以動之唐李真以車鐸而得徵音之石則其相應可知
三代之樂旣壞於秦漢漢至成帝尚未有金石之樂及
晉武破符堅之後而四廟金石始備焉後世復以泗濱
石其聲下而不和以華原所出者易之信乎審一以定
和難哉

絲飾物而成鼓其卦則離其方則南其時則夏其聲尚
宮其律蕤賓其風景其音衰夏至之氣也先王作樂絃
之以爲琴瑟之屬焉蓋琴瑟之樂君子所常御其大小
雖不同而其聲應一也故均列之堂上焉

竹之爲物其節直而有制其心虛而能通而利制之音

所由出也其卦則震其方則東其時則春其聲尚義其
律姓洗其風明庶其音濫春分之氣也先王作樂竅之
以爲簫管之屬焉

匏之爲物其性輕而浮其中虛而通笙則以匏爲其象
植物之生焉其卦則艮其方東非之維其時春冬之交
其聲尚義其律大呂太簇其風融其音啾立春之氣也
先王作樂以之爲笙竽之屬焉記曰歌者在上匏竹在
下國語曰匏竹利制蓋匏竹相合而成聲得清濁之適
故也

土則埴埴以成器而沚氣出焉其卦則坤其方則西南
之維其時則秋夏之交其則涼其聲尚宮其音則濁
立秋之氣也先王作樂用 以爲埴之屬焉蓋埴之
樂未嘗不相應詩曰伯氏吹埴仲氏吹篪又曰如埴如
篪樂記以埴篪爲德音之音周官笙師并掌而教之則
其聲相應信之矣

鞀去故以爲器而群音首焉其卦則坎其方則北其時
則冬其風廣莫其律黃鍾其聲一其音謹冬至之氣也
先王作樂用之以爲鼓之屬焉蓋鞀所以垂奏鼓者也
二者以同聲相應故祀天神以雷鼓雷鼗祭地祇以靈
鼓靈鼗享人鬼以路鼓路鼗樂記亦以鼗鼓合而爲德

音周官少師亦以鞀鼓弁而鼓之也

木者所以合止樂之器其卦則巽其方東南之維其時春夏之交其風清明其律夾鍾其聲一其音直立夏之氣也先王作樂斷之以為祝敵之屬焉樂記曰作為控楬德音之音祝敵以控楬為用控楬以祝敵為體二者之聲一合一止未嘗不相待也

律呂名義

律法也度也又述也宣也其數一合升陽之度其聲則宣陽氣之聲也

呂侶也配也又助也與律為侶而助之宣氣其功與律配也

五音名義

宮者弘也容也以其音弘而有容故曰宮商者剛也方也以其音剛而成方故曰商角者確也作也以其音作而堅確故曰角徵本作激靜也凝也以其音靜而凝止故曰徵羽者遽也舉也以其音遽而輕舉故曰羽

十二律名義

黃鍾 黃土色鍾聚也律宣陽氣於黃泉以

大呂 與陽為侶而助之宣氣此其

太簇 大大也簇奏也進也大進陽氣而發達萬物也位於寅

夾鍾 夾輔也輔太簇進陽氣以發散乎萬物之聚而未達者也位於卯

姑洗 姑始也洗鮮潔也宣陽生物而形色始露鮮潔可觀也位於辰

仲呂 助姑洗宣陽而居大呂夾鍾二呂之後故曰仲呂位於巳

蕤賓 蕤柔弱也一陰始生其氣柔弱不得用事如為賓然故曰蕤賓位於午

林鍾 林盛也大也助蕤賓宣陽生物萬物之生至六月而成大叢聚也位於未

夷則 夷平也皆也則法也陽氣生物遇秋而止皆有法則不至於過也位於申

南呂 南任也助夷則宣陽任成萬物也位於酉

無射 射厭也宣陽生物之功至於九月猶不厭射也位於戌

應鍾 應和也應和陽功收萬物而聚之也位於亥

書曰六律五聲孟子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是五音

必依六律以節宣之而後和也苟不知律呂五音十二

律之名義而徒以管之長短定律可乎

夫律呂之數陰陽奇偶之情也陽六為律律以統氣類

物陰六為呂呂以旅陽宣氣凡十二管而黃鍾之長獨

得九寸大呂而下律呂相間以次而短至應鍾而極焉

蓋黃鍾陽數之始故其數九而度量權衡由是而出十

一律由是而損益則黃鍾萬事根本之說也十一月乾

之初九陽氣始動而鍾於物故黃鍾為天統六月坤之

初六陰氣始動而鍾於物故林鍾為地統正月乾之九

二萬物奏進人奉而承之故太簇為人統黃鍾子為天

正陽之始也林鍾未之衝丑爲地正陰之始也太簇寅
爲人正陰陽得而人物生之候也此則三統三正之義
也然天薰乎地而地無踰天之理人法乎天而天有始
物之功林鍾太簇之律雖與黃鍾相配而不敢以相役
則君有常尊而位定矣故明於三統之義而陰陽之情
得然後損益之分定而律呂之位可求也何也陽以圓
爲形其性動故其數三陰以方爲節其性靜故其數二
以陽生陰三分本律而損其一是一曰下生以陰生陽二
分本律而增其一是一曰上生上生不得過黃鍾之清濁
下生不得及黃鍾之數實故曰黃鍾爲律日之首而生

十一律者也自黃鍾而至應鍾陽皆下生陰皆上生蓋
從子至巳陽生而陰退也自蕤賓以至仲呂陰反下生
陽反上生蓋從午至亥陰升而陽退也凡此莫非順陰
陽之消長以爲損益而豈能以私意參於其間哉至於
變律之說所以補正律之不足者蓋十二律各自爲宮
每一律則役六律以生五聲二變自黃鍾以至應鍾則
各足其相役之數故不用變律而以本律當之自蕤賓
以至仲呂未免上役黃鍾太簇故不用正律而以變律
應之此所以相和而不至於相凌也變聲所以濟五聲
之不及者自殷以前惟五音而已至周則加二變謂之

七磬蓋角徵之間近徵收一磬謂之變徵羽宮之間近
宮收一磬謂之變宮邇而不偏遠而不携此所以克諸
而無相奪倫也然變律止於六者以數至應鍾而窮至
此則十二律七磬循環相復固不俟強加而自足也變
磬止於二者以音節相去太遠而設若宮與商商與角
徵與羽相去皆一律固不待變磬而自和也京房不知
此義自仲呂而下再生執始以至南事四十入律其於
三分損益不盡之美或增破壞自然之數尚得謂之律
乎萬實常用禮運旋宮之法以五正二變衍之而爲八
十四調沈重準易之策皆田期之日而爲二百六十律牽
合傳會繁雜而無統紀向得謂之樂乎夫不能審磬故
無以正律而得其周徑纂積之數不能正律故無以定
器而辯其高下清濁之宜何怪乎議者之紛紛而莫一
也他如漢人作準以代行而其法罔效晉人制尺以定
律而其磬過高梁隋以來或求之金石而音韻鮮諧或
參之秬黍而肥瘠難定古器散亡音磬微眇樂果何時
而興乎近世儒者乃倡爲之說曰黃鍾非九寸之管而
引通鑑外紀呂氏春秋所載含少之說爲徵殊不知黃
鍾以八十一分之管吹三十九分以爲磬故謂之含少
今遂以三十九分爲黃鍾之律而執含少以爲清管使

十一律無從取正是詆毀先儒之言而增異說之蹊徑
何足取信於後哉如欲見諸施行莫若截竹爲筒以授
黃鐘之管築室布灰以爲候氣之法如宋儒蔡元定之
所論近世丘文莊之所議庶幾黃鐘之律可得而十一
律可因之以損益矣

磬律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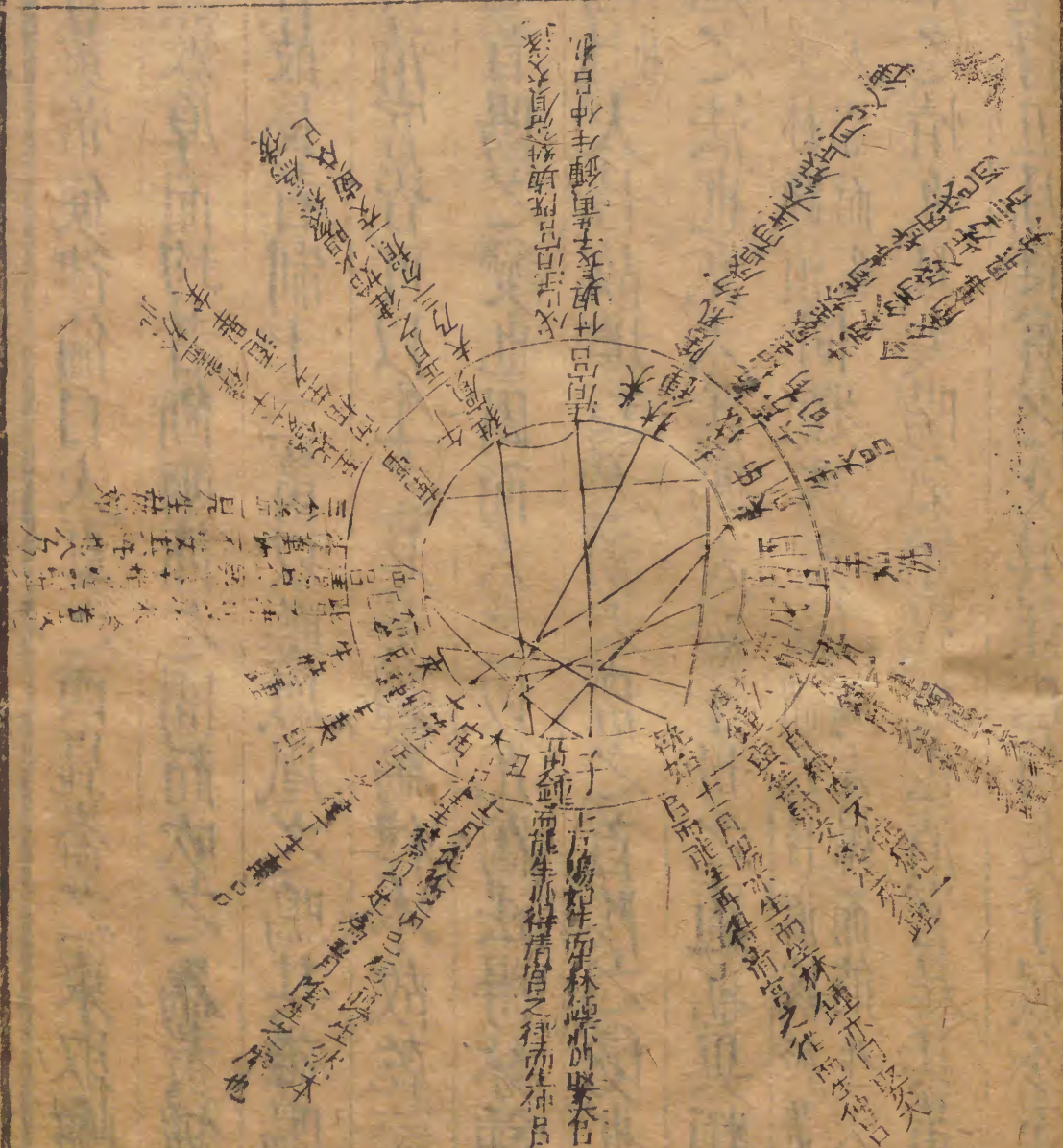
五磬之序宮最大而沉濁羽最細而輕清商之大次宮
徵之細次羽而角居四者之中焉然世之論中磬者不
以角而以宮何也曰凡磬陽也自下而上未及其半則
屬於陰而未暢故不可用上而及半然後屬於陽而始
和故卽其始而用之以爲宮因其每變而益上則爲商
爲角爲變徵爲徵爲羽爲變宮而皆以爲宮之用焉是
以宮之一磬在五行爲土在五常爲信在五事爲思蓋
其正當衆磬和與未和用與未用陰陽際會之中所以
爲盛若角則唯當五磬之中而非衆磬之會且以七均
輪之又有變徵以居焉亦非五磬之所取正也然自其
磬之始和者推而上之亦至於變宮而止耳自是以上
則又過乎輕清而不可以爲宮於是就其兩間而細分
之則其別又十有二以其最大而沉濁者爲黃鐘以其
極細而輕清者爲應鍾及其旋相爲宮而上下相生以

盡五聲二變之用則宮聲常不越乎十二之中而四聲者或時出於其外以取諸律半聲之管然後七均備而一調成也黃鍾之與餘律其所以為貴賤者亦然若諸半律以上則又過乎輕清之甚而不可以為樂矣蓋黃鍾之宮始之始中之中也十律之宮始之次而中少過也應鍾之宮始之終而中已盡也諸律半聲過乎輕清始之外而中之上也半聲之外過乎輕清之甚則又外之外上之上而不可為樂者也

正如子時初四刻屬前日之聞即所謂始之始中之中也然則鼓四屬陰以下亦當默有十二正變半律之地以為中鼓之前段如子初四刻之為者但由是論之則審音之難不在於鼓而

在於律不在於宮而在於黃鍾蓋不以十二律節之則無以著夫五聲之實不得黃鍾之正則十一律又無所受以為本律之宮也今有極論宮聲之妙而無曰黃鍾云者則恐其於聲音法制之間猶有所未盡也夫以聲音法制之粗而猶有未盡則雖有黃帝大舜之君伶倫后夔之任亦如之何徒手而可以議大樂之和哉又有為宮當配仁之說者恐亦非是迹其所以蓋以仁當四德之元而有包四者之義耳夫仁木行而角聲者也以之配宮則仁既不安而信亦失據然以為可包四者則不害其有是理也夫五行之序木為之始水為之終而

陰陽律呂圖



下生者三
分去一
生者道一
同位者多
夫婦異位
者家子母
所位律娶
妻而呂生
于黃鍾自
大族左旋
者天之建
大呂自應
鍾右旋者
辰之運也

土為之中以河圖洛書之數言之則水一木三而土五
 皆陽之生數而不可易者也故得以更迭為主而為五
 行之綱以德言之則木為發生之性水為貞靜之體而
 土又包育之母也故木之包五行也以其流通貫徹而
 無不在也水之包五行也以其歸根反本而藏於此也
 若夫土則水火之所寄金木之所資居中而應四方一
 體而載萬類者也故孔子贊乾之四德而以貞元舉其
 終始孟子論人之四端而不敢以信列序於其間蓋以
 為無適而非此也是則宮之統五聲仁之包五常蓋有
 並行而不悖者矣何必奪彼以予此然後快於其心哉

昔黃帝使律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東取嶰谷之竹以
 其竅厚而均者斷兩節之間而吹之為黃鍾清宮之管
 管最長者制十二筩以聽鳳凰之鳴其雄鳴六雌鳴六
 自清宮皆可以生之是黃鍾為律本故乾三三之初九律
 之首陽之變也因而六之以九為法得林鍾以六乘黃
鍾之九得
五十四大呂故坤三三之初六呂之首陰之變也皆參天兩
 地之法也九六陰陽夫婦子母之道也異類為子母謂
黃
鍾生林鍾須
得大呂而生同類為夫婦謂大呂須嫁於黃鍾是
為夫婦而能生六月蓋天
 地之情也且夫陽氣始歸戊巳清宮是其黃鍾之母也
 纔得五月雜賓之交其律已付長子候冬至而用也黃

鍾自十一月陽氣始生而用事是為律本也然五月一
 陰生後得清宮還付而收之方生仲呂耳按晉書云漢
 京房知六律五音之數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
 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於
 仲呂而十二管異矣仲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
 下相生終於南事六十律畢矣夫十二律之變至於六
 十猶八卦之為六十四也
 陽下生陰陰上生陽法

黃鍾娶大呂生林鍾
 太簇娶仲呂生南呂
 林鍾妃蕤賓生大簇
 南呂妃夷則生姑洗

無射交應鍾生夾鍾

夾鍾妃太簇生夷則

夷則娶南呂生大呂

大呂生蕤賓

蕤賓交與戊巳清宮

清宮却付長子也

黃鍾九寸律之本也三分損一下生林鍾

互相生至五月蕤賓交戊

已却付黃鍾遂生清宮最長之管一尺二寸三分損九寸餘三寸三分生仲呂

大呂 三寸七分

二上生

太簇

八寸遂三分損

夾鍾

四寸二分乃三分

姑

洗 七寸一分乃三分

仲呂

交得夫大簇管長三寸三分

蕤賓

四寸九分始作少陽終為後夫

林鍾

六寸乃二分益

夷

則 五寸六分乃三分

南呂

五寸二分乃三分

無射 交得

鍾行長六寸三分乃

應鍾

四寸七分乃三分益一

執始

在黃鍾部下仲呂之生也今却下生去滅在林鍾林鍾之下不敢不交與南事至此而周畢矣

旁

律呂損益之數

漢書所載律呂生皆一上一下起黃鍾九寸為首展轉生之脩於仲呂得十二律所云下生者謂長管生短管也所謂上生者謂短管生長管也皆云三分其管而損益之應下生者損其一分應上生者益其一分各得其所生之管長短之數是則損常為短益常為長也假如黃鍾九寸之管分作三分每分合有三寸計九寸除其三分自然合成六寸即得六月林鍾之管謂之下生也

如以林鍾六寸之管分作三分即三分合有二寸即此
之數加於六寸之上自然合成八寸即得正月太簇之
管謂之上生也盡十二管其例一同陽下生陰陰上生
陽然則准黃鍾林鍾太簇三管各得全寸之分餘外九
管則有徵分之數中三分損益自然之所致也

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

禮運曰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也鄭元注云宮數
八十一黃鍾長九寸九九八十一也三分宮之一生徵
徵數五十四林鍾長六寸六九五十四也三分徵益一
生商商數七十二太簇長八寸八九七十二也三分商
益一生羽羽數四十八南呂長五寸三十分商之一五九
四十五又三分寸之一為四十八也三分羽益一生角
角數六十四姑洗長七寸九分寸之一七九六十三又
九分寸之為六十四也三分角去一生變宮三分變宮
益一生變徵自此以後則隨月而變所謂還相為宮

圖書編卷之一百一十二終

圖書編卷之一百一十三

南昌後學章潢本清甫編

諸家樂律圖說總叙

聞樂固可以知德有德斯可以作樂是德爲樂之本也
前已述其槩矣器數亦樂之所必用者惟有樂德之人
心和氣和考古證今自能盡其制也但古人於器數之
間亦嘗殫心思以究竟之雖所見不同而所尚短長亦
因以異故於黃鍾九寸及三寸九分之說各有所據然
以理裁之管之長者則其氣沉其聲必徐而婉管之短
者其氣浮其聲必急而剽求元聲元氣者此亦可以得

其義也着以殼之清濁論則短長之管皆有清有濁如
 人之碩大者豈其殼皆重而濁癯瘦者豈其殼皆輕而
 清乎知清濁不在短長之管則一隅之氣為黃鍾元殼
 者豈可盡以管之短長論哉雖然樂器亦未易言蓋稽
 諸詩乎如鼓瑟吹笙非徒取其笙瑟之並奏也蓋瑟殼
 不可自和必以笙而和之也如吹笙鼓簧云者他竹音
 皆按其孔則無殼放其孔則有殼惟笙放其孔則無殼
 按其孔則有殼故謂之鼓蓋吹笙必鼓簧也即一笙管
 而他可知矣今採其無害於義者並存於後以俟正樂
 之君子云

司馬遷律書

困

蔡氏
改正

黃鍾八寸七分一宮	八寸十分一
林鍾五寸七分四角	五寸十分四
太簇七寸七分二商	七寸十分二
南呂四寸七分八徵	四寸十分八
姑洗六寸七分四羽	六寸十分四
應鍾四寸二分三分二羽四寸二分二分二	
蕤賓五寸六分三分一	五寸六分三分一
大呂七寸四分三分一	七寸五分三分一

強四百八十六
強四百

夷則五寸四分三分二商 五寸口口三分二 弱二百一十六

夾鍾六寸一分三分一 六寸七分三分二 強一百九十八

無射四寸四分三分二 強六百 四寸四分三分二 口口二

仲呂五寸九分三分二 強五百八十一 五寸九分三分二

按律書此章所記分寸之法與他說不同以難曉故多

誤蓋取黃鍾之律九寸一寸九分凡八十一分而又以

十約之為寸故云八寸十分一本作七分一者誤也今

以相生次序列而正之其應鍾以下則有小分小分以

二為法如曆家大小餘分強弱耳其法未密也今以二

千一百八十七為全分七百二十九為三分一一千四

百五十八為三分二餘分之多者為強少者為弱列於

逐律之下其誤字悉正之隋志引此章中黃鍾林鍾太

簇應鍾四律寸分以為與班固司馬彪鄭氏蔡邕杜夔

荀勗所論雖尺有增減而十二律之寸數並同則是時

律書尚未誤也及司馬貞索隱始以舊本作七分一為

誤其誤亦未久也沈括亦曰此章七字皆當作十字誤

屈中畫耳大要律書用相生分數相生之法以黃鍾為

八十一分今以十為寸法故有八寸一分漢前後志及

諸家用審度分數審度之法以黃鍾之長為九十分亦

以十為寸法故有九十分法雖不同其長短則一故隋

志云寸數並同也

永嘉陳氏曰律呂之法起於黃帝氏律呂之說定於太史公知黃帝氏之法而不知太史公之說則難與制律知太史公之說而未知黃帝氏之法則雖未能制律而不害其爲律矣何者黃帝使伶倫取嶰谷之竹制十二管吹陽律以候鳳吹陰律以擬凰而十二律之法由是而定信乎起於黃帝氏者也黃帝之法雖存而太史公之說未出則天下之人雖知律之不可闕於樂而不知所以制律之本雖知律之不可廢於度量衡而不達所以制律之意本不知而意不達則雖斷竹鑄鍾定形究

竅區區用上黨之黍分其長短而較其合否窮日夜之力以爲之未見其能定也然則太史公之說果安在哉蓋太史公之爲律書也其始不言律而言兵不言兵之用而言兵之偃及言兵之偃而於漢之文帝尤詳焉旣曰陳武靖伐朝鮮而文帝謂願且堅邊設侯結和通使由是而天下富庶鷄鳴狗吠煙火萬里可謂和樂者矣又曰文帝之時能不擾亂由是而百姓遂安耆老之人不至市廛遊敖嬉戲如小兒狀嗚呼若太史公者可謂知律呂之時而達制律之意者也當文帝時偃兵息民結和通使而天下安樂則民氣歡洽陰陽協和而天

地之氣亦隨以正有制器以候之其氣之相應自然知
吾律之為是其氣之不合自然知吾律之為非因天地
之正氣以定一代之正律律有不可定者乎古人所謂
天地之氣合以生風天地之風氣正而十二律定殆謂
是歟然則律呂之說豈非定於太史公者歟

漢後志京房六十律

黃鍾

黃鍾生林鍾

林鍾生太簇

太簇生南呂

南呂生姑洗

姑洗生應鍾

應鍾生蕤賓

蕤賓生大呂

大呂生夷則

夷則生夾鍾

夾鍾生無射

無射生仲呂

仲呂生執始

執始生去聲

去聲生時息

時息生結躬

結躬生變虞

變虞生遲丙

遲丙生盛變

盛變生分否

分否生解形

解形生開時

開時生閉掩

閉掩生南中

南中生丙盛

丙盛生安度

安度生屈齊

屈齊生歸期

歸期生路時

路時生未育

未育生離宮

離宮生凌陰

凌陰生去南

去南生族嘉

族嘉生凌齊

凌齊生內負

內負生分動

分動生歸嘉

歸嘉生隨時

隨時生未卯

未卯生形始

形始生遲時

遲時生劉時

制時生少出

少出生分積

分積生象南

爭南生期保

期保生物應

物應生

質未生西與

否與生形晉

形晉生惟

惟汗生依行

依行生包育

包育生謙待

謙待生未知

未知生白呂

白呂生南授

南授生分鳥

分鳥生南事

按世之論律者皆以

十二律為循環相生不知三分損

益之數往而不返仲

呂再生黃鍾止得八寸七分有奇

不成黃鍾正聲京房

覺其如此仲呂再生別名執始

轉生四十八律其三

分損益不盡之笑或棄或增天仲

呂上生不成黃鍾京房之見則是矣至於轉生四十八

律則是不知變律之數止於六者出於自然不可復加

雖強加之而亦無所用也况律學微妙其生數立法正

在毫釐秒忽之間今乃以不盡之笑不容損益遂或棄

之或增之則其時贏虧之積亦不得為此律矣又依

行在辰上生包育編分黃鍾之次乃是隔九其黃鍾林

鍾太簇南呂姑洗每律統五律蕤賓應鍾每律統四律

大呂夾鍾仲呂夷則無射每律統三律三五不周多寡

不利其與反生黃鍾相去五十百步之間耳意者房之

所傳出於焦氏焦氏卦氣之學亦去四而為六寸故其

推律亦必求合卦氣之數不知數之自然在律者不可增而於卦者不可減也何承天劉焯議房之病蓋得其一二然承天與焯皆欲增林鍾已下十一律之分使至仲呂反生黃鍾還律平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之數如此則是惟黃鍾一律成律他十一律皆不應三分損益之數其失又甚於豆矣可謂目察秋毫而不見其睫也

蔡氏律呂本原

黃鍾

長九寸空圍九分其頂八百一十分

按天地之數始於一終於十其一二三三五七九為陽九者

陽之成也其二四六八十為陰十者陰之成也黃鍾者

陽穀之始陽氣之動也故其數九分寸之數具於穀氣

之元不可得而見及斷竹為管吹之而穀和候之而氣

應而後數始形焉均其長得九寸審其圍得九分此章凡言

分者此十分寸之一積其實得八百一十分長九寸圍九分積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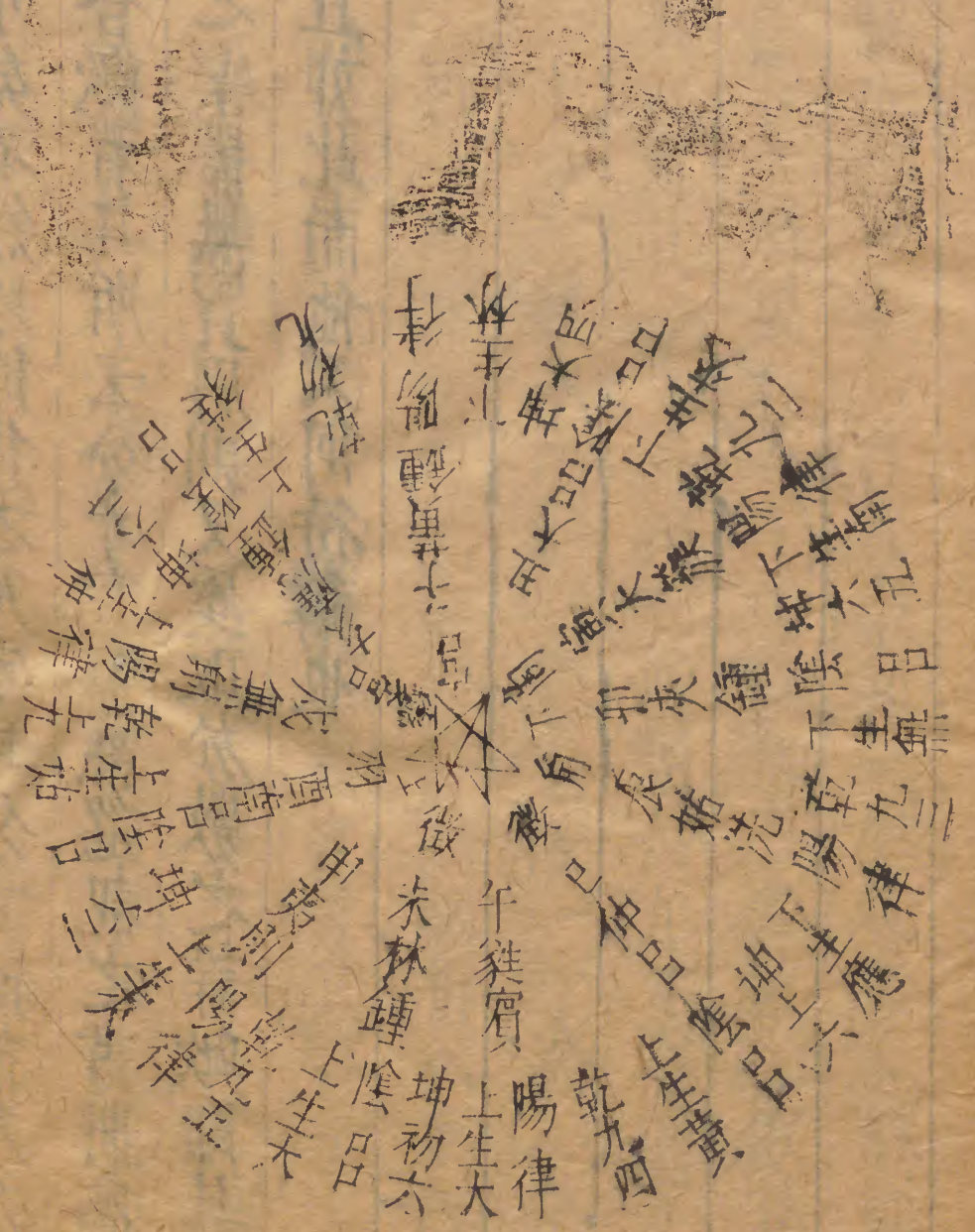
百一十分是謂律本度量衡權於是而受法十一律由

是而損益焉

蔡氏以此為樂本是樂之本特在於管之分寸焉耳但既云黃鍾者陽穀之始陽氣之動也故其數九分寸之數具於穀氣之元不可得而見是管竹未斷之先無所

謂數也又云及斷竹爲管吹之而聲和候之而氣應而後數始形是數乃在於聲和氣應之後矣然則方其斷竹爲管之時果有分寸之數歟亦多截之取其聲和氣應者以定其分寸而後有所謂長九寸空圍九分積八百分一十分之數歟况卽一管至破一寸爲一萬九十餘分又析分爲釐析釐爲毫析毫爲絲析絲爲忽而其數整然之不差歟卽一黃鍾其長九寸其實至二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而三分損益以生十一律歟雖黃鍾之實信乎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矣不知從古造律者曾如其數而實之者歟雖黃鍾之長信乎其爲九寸矣不知以何代之尺定其分寸而後九九之數爲盡合歟若其所云分寸毫釐絲忽記之書冊爲可觀而施之樂器無實用則又奚取於數之詳歟卽其所定樂本且如此而他又何待辯也

十二律陰陽辰位次第相生圖



後漢鄭康成曰陽管為律陰管為呂布十二辰子為黃
 鍾管圓九分而長九寸同位娶妻隔八生子下生者三
 分去一上生者二分益一黃鍾乾之初九也隔八而下
 生林鍾坤之初六林鍾又隔八而上生太簇之九二大
 簇又上生南呂之六二南呂又上生姑洗之九三姑洗
 又下生應鍾之六三應鍾又上生蕤賓之九四蕤賓又
 上生大呂之六四大呂又下生夷則之九五夷則又上
 生夾鍾之六五夾鍾又下生無射之上九無射又上生
 仲呂之上六五下六上乃一終矣

前漢司馬遷鍾術曰以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如黃鍾
 九寸倍

之則為十八三其法則十八以上生者四其實三其法
 為三六故下生林鍾長六寸如林鍾六寸四之則為二十四三其法
 則二十四為三八故上生太簇長八寸上九商八羽七
 角六宮五徵九此十二字恐傳寫之悞當作官置一而
 三之以為法如法得長九寸凡得九寸命曰黃鍾之宮
 置子之一而九三之至酉則得一萬九千六百八十八
 算為子之寸法矣置子之實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三
 算而以寸法約之則一萬九千六百八十有故曰音始
 於宮窮於角數始於一終於十成於三氣始於冬至周
 而復生此諸儒無異說也其論之不同者
 具譜於左覽者可以考其得矣焉

十二律分寸 釐毫絲數

<p>黃 九寸</p>	<p>大 八寸二 百四 十三 八寸之 一百四</p>	<p>太 八寸</p>
<p>史記生鍾分 因正寸展新分 黃鍾全律之 子一分數九十七萬 七千二百四 十七算</p>	<p>五十二分二 以三乘子數得三 為子之寸法又三分子 數而去一得二為林鍾 律此九子為九十九</p>	<p>黃九寸八 以三乘三得九為 子之寸數又三分 二而益一得八為 太簇凡十五萬七 千四百六十四算并</p>
<p>史記律數記 新分借舊寸 七當 十為九而止</p>	<p>七寸五分三分 七</p>	<p>九寸七分二 七當</p>
<p>今依生鍾法總定 分釐毫絲皆以 十為九而止</p>	<p>八寸三分七釐毫</p>	<p>八寸</p>

夾

七寸一分二卯二十七分
百八十七分十六
寸之千七十以三乘實上數得二十七

六寸一分三分
一當
作七

七寸四分三厘
七毫三絲

五

萬子之毫法又三分實上
數而去得此下數為毫
凡十萬四千九百七十一等

姑

七寸九分
之一

辰八十一分

六寸七分四分

七寸一分

以三乘如上數得此數
為子之分數又三分卯下
數而五十得此下數為
卯凡一十三萬九千九
百六十八等

呂

六寸萬九千已二百四十三
六百三十三分一百二十八
分寸之萬二以三乘辰上數得此數
千九百七十為子之厘法又三分辰下
數而去得此下數為應
凡九萬三千三百一十
二毫

五寸九分三分二

六寸五分八厘三
毫四絲三分絲之二

賓

六寸八十一分
之二十六

午七百二十九
分五百一十二

五寸六分三分一

六寸一分八厘

六寸

以三乘已上數得此數
為子之厘數又三分已下
數而益得此下數為毫有
凡十一萬四千四百七十一等

五寸七分四分

六寸

林

以三乘五上數得此數
為子之分法又三分午下
數而去得此下數為
凡九萬一千六百五十五
六百八十八毫

五寸七百二十九分
寸之四百五十二

申六千五百六十
一分四十九十六

五寸四分三分二

五寸五分五釐一
毫

夷

以三乘未上數得此數
為子之毫數又三分未
下數而夷則凡一十一萬
〇〇五百九十二毫

五寸三分寸之一 四寸七分八釐增 五寸二分

南

以三乘中上數得此數為子寸法又三分申十數而去得此下數為夾鍾凡一十四萬七千四百五十五美

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五萬九千四百九十分四寸四分三分

四寸八分八厘

無

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五萬九千四百九十分四寸四分三分

以三乘中上數得此上數為子之總數又三分四寸數而得此數為射凡九萬八千三百

〇〇四

四寸二分三分二四寸六分六厘

應

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

百三十六

以三乘成上數得此上數為子之實又三分成數而去得此數為仲凡九千

鍾

五萬七千七百七十二美

今按鄭氏與太史說不同太史二說又自為異而今考取之且以鄭先於馬者鄭氏之言分寸審度之正法也太史之言欲其便於損益而為假借之權制也蓋律管之長以九為本上下相生以三為法而鄭氏所用正法破一寸以為十分而其下破分為釐破釐為毫破毫為絲破絲為忽皆必以十為數則其數中損益之際皆有餘分雖有巧曆終不能盡是以自分而下遂不可析而以九相乘歷十二管至破一寸以為一萬九千餘分而後畧可得而記焉然亦苦於難記而易差終不若太史公之法為得其要而易考也蓋其以子為一而十一三

之以至於亥則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筭而子爲
全律之實可知矣以寅爲子之寸數而酉爲寸法則其
律有九寸可知矣以辰爲子之分數而未爲分法則其
寸有九分可知矣以午爲子之釐數而巳爲釐法則其
分有九釐可知矣以申爲子之毫數而卯爲毫法則其
釐有九毫可知矣以戌爲子之絲數而丑爲絲法則其
毫有九絲可知矣下而爲忽亦因絲而九之雖出權宜
而不害其得乎自然之數以之損益則三分之數整齊
簡且易記而不差也其曰黃鍾八寸十分一者亦倣此
意但以正法之數合其權法之分故不同耳其實不是也

五聲相生損益先後之次

第

八十一

徵

五十四

商

七十二

羽

四十八

角

六十四

下生徵

上生商

下生羽

上生角

下生變宮

史記聲數曰九九八十一以爲宮三分去一五十四以
爲徵三七益一七十二以爲商三分去一四十八以爲
羽三分益一六十四以爲角

唐杜佑通典曰宮生徵

三分宮數八十一分各二十七
下生去一六十四

以爲徵故徵徵生商

三分徵數五十四各十八上生者
加一十八於五十四得七十二

以爲商故商商生羽

三分商數七十二分各二十四下
生者去一六十四

爲羽故羽數羽生角

三分羽數四十八分各十六上生
者益一十六於四十八得六十四

四以為角故角此五聲大小之次也是黃鍾為君均用數六十四也

五聲之法以下十一辰辰各有五聲其為宮商之法亦

如之故辰各有五聲合為六十聲是十二律之正聲也

沈括疑史記此說止是黃鍾一均之數非眾律之通法今詳通典云十一辰宮商之法亦如之若以十一律為宮亦用此數以乘之本律之分數以損益之林鍾為均則以八十一為五十四二十七為十八之類是也

二變相生之法

杜氏通典註曰按應為變宮雜賓為變徵自殷以前但有五音自周以來加文武二聲謂之七聲五聲為正二聲為變變者和也

變宮

變徵

四十二餘九分

五十四餘九分

角前

角後

上生變徵

周語周景王問於伶州鳩曰七律者何帝昭註曰周言

七音黃鍾為宮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

羽應鍾為變宮雜賓為變徵後漢志說與此同此說蓋以黃鍾為宮法餘並準此

淮南子曰姑洗生應鍾比於正音故為和應鍾生雜賓

不比於正音故為繆今按五聲相生至於角位則其數六十有四隔八下生當得宮前一

位以為變宮然其數三分損一每分各得二十有一分不可損益故五聲之正至此而窮若欲生之則須更以

所餘一分折而為九損其三分之一乃得四十二分餘九分分之二而後得成變宮之數又自變宮陽八上

生當得徵前一位其數五十有六餘九分分之二以為變徵正合相生之法自此又當下生則又餘一分不可

損益而其數又窮故立均之法於是而終焉然而二變自為和繆已不得為正聲矣

十二律正變倍半之法

黃鐘 九寸 <small>(五)</small>	大呂 八寸三分七釐六毫 <small>(半)</small>	太簇 八寸 <small>(變)</small>	夾鍾 七寸四分三釐三毫六絲 <small>(變)</small>	姑洗 七寸一分 <small>(變)</small>	仲呂 六寸五分八釐三毫二絲 <small>(變)</small>	賓鍾 六寸 <small>(變)</small>	林鍾 六寸 <small>(變)</small>	夷則 五寸五分五釐一毫 <small>(變)</small>	南呂 五寸三分 <small>(變)</small>	無射 四寸八分八釐二毫四絲 <small>(變)</small>	應鍾 四寸六分六釐二毫三分三釐 <small>(變)</small>
無 <small>(半)</small>	四寸一分八釐三毫 <small>(變)</small>	四寸 <small>(變)</small>	三寸六分六釐六絲 <small>(變)</small>	三寸五分 <small>(變)</small>	三寸二分八釐 <small>(變)</small>	三寸二分 <small>(變)</small>	三寸二分 <small>(變)</small>	二寸七分二釐 <small>(變)</small>	三寸六分 <small>(變)</small>	二寸四分四釐 <small>(變)</small>	二寸三分三釐 <small>(變)</small>
八寸七分八釐 <small>(變)</small>	四寸三分八釐 <small>(變)</small>	七寸八分 <small>(變)</small>	三寸八分四釐 <small>(變)</small>	七寸 <small>(變)</small>	二寸二分八釐 <small>(變)</small>	五寸二分三釐 <small>(變)</small>	五寸二分三釐 <small>(變)</small>	五寸二分三釐 <small>(變)</small>	五寸二分三釐 <small>(變)</small>	四寸六分 <small>(變)</small>	四寸六分 <small>(變)</small>
四寸三分八釐 <small>(變)</small>	五毫三絲二忽 <small>(變)</small>	三寸八分四釐 <small>(變)</small>	六忽八初 <small>(變)</small>	二毫二絲 <small>(變)</small>	二初二抄不用 <small>(變)</small>	一初六抄忽五初三抄 <small>(變)</small>	一初六抄忽五初三抄 <small>(變)</small>	一初六抄忽五初三抄 <small>(變)</small>	一初六抄忽五初三抄 <small>(變)</small>	一初六抄忽五初三抄 <small>(變)</small>	一初六抄忽五初三抄 <small>(變)</small>

通典曰以子嚴比正嚴則正嚴為倍以正嚴比子嚴則

子磬為半如黃鍾之管正磬九寸子磬則四寸半也

正磬各有一定之數而旋相為宮則五磬初無定位高者或下當下者或高則宮商失序而磬不和諧故取其

半律以為子磬當上生而所生者短則下取以為用然以三分損益之法計之則亦適合下生之數而自此律

又以正律下生則復得其本法而於半律又合上生之數此惟杜氏言之而他書不及黃鍾當以四寸半為半

律而圖以為無者以九分之寸折至絲拔終無可記之數林南應不用者相生之不及也此又杜氏所未言故

詳著又上下相生之法者以中宮之管其六寸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上生黃鍾

三分益一不及正律九寸之數但得八寸五萬九千〇

〇四十九分寸之五萬一千八百九十六以為黃鍾之

變律半之得四寸五萬九千〇〇四十九分寸之二萬

五千九百四十八以為黃鍾變律之子磬此律本交稍加詳潤其不

及至數但九字以為至之變律七字變律之子磬五字皆今所增入本數猶用十分之寸計之尚為繁冗以九

分之寸更定於圖內又上下相生以至仲呂皆以相生而於此詳其本文

所得之律寸數半之以為子磬之律今按筵賓以下仲呂上生之成不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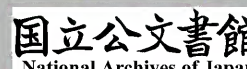
故無變律而惟黃大姑林南應有之正變通十八律各有半磬為三十六磬其間又有八磬雖有而無所用實

計二十八磬而以杜氏又信變律上下相生以至仲呂則是又當增十二磬而合為四十八磬似太過無所用也今雅樂俗樂皆有四清磬其原蓋出於此然欠八磬且無變律則其法又大踈畧而用有不周矣覽者詳之

漢志曰黃鍾不復與他律為後者黃鍾至尊無與並也

此言黃鍾惟於本宮用正律若他律為宮則黃鍾之為商角徵羽二變者此但用其變律而正律不復與之為

後也此與通典變律之說相發明而本志所言有未盡者故別其大要附於此云



施宮四十八般之圖

宮生徵生商生羽生角生變生宮生變生徵

第一宮黃正林正大正南正姑正應正變正大正應正變正

第二宮林正大正南正姑正應正變正大正應正變正

第三宮大正南正姑正應正變正大正應正變正

第四宮南正姑正應正變正大正應正變正

第五宮姑正應正變正大正應正變正

第六宮應正變正大正應正變正

第七宮變正大正應正變正

第八宮大正應正變正

第九宮夷正夾正無正仲正黃正林正大正

第十宮夾正無正仲正黃正林正大正

第十一宮無正仲正黃正林正大正

第十二宮仲正黃正林正大正

禮運曰五般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君孔氏曰十二律各

十二管相生之次至仲呂而變凡六十般○今按孔氏以本文但云五般十二管故不及二變而止為六十般今增入二變二十四般合為八十四般自唐以來法皆如此云

六十調之圖六十調即十二律也十二律即一黃鍾

各為紀綱以成六十調六十調皆黃鍾損益之變也宮商角三十一調者老陽也其徵羽二十四調者老陰也調成而陰陽備也

宮商角徵羽

十二管自本律之外為他律之四聲者合其律為調

黃本律無夷仲夾

以上黃宮五調各用本宮土鼓而以黃鍾起調黃鍾畢曲餘律倣此

大本律應南蕤姑

大本律黃無林仲

夾本律大應夷蕤

姑本律大黃南林

仲本律夾大無夷

蕤本律姑大應南

林本律仲夾黃無

夷本律蕤姑大應

南本律林仲大黃

無本律夷蕤夾大

應本律南林姑大

按文獻通考所載已上數圖一本諸蔡氏律呂新書而約之者也王朴有云樂作於人心成聲於物聲氣既和反感於人心者也所假之物大小有數九者成數也是以黃帝吹九寸之管得黃鍾之聲為樂之端也半之清也倍之緩也三分其一以損益之相生之聲也十一變而復黃鍾聲之總數也乃命之曰十二律旋相為均均有七綱合八十四調播之於八音則凡上下損益

相生變半只此數語括之矣

律止於十二變律止於六

按律止於十二者蓋十二律之實約以寸法則黃鍾林
 鍾太簇得全寸約以分法則南呂姑洗得全分約以釐
 法則應鍾蕤賓得全釐約以毫法則大呂夷則得全毫
 約以絲法則夾鍾無射得全絲至仲呂之實十三萬一
 千七十二以三分之不盡二筭其數不行此律之所以
 上於十二也又按律管之長以九為本而上下相生以
 三為法如破一寸以為十分而其下破分為釐破釐為
 毫破毫為絲破絲為忽皆必以十為數則其數中損益
 之際皆有餘分雖有巧曆終不能盡故鄭氏自分而下
 遂不可析而直以九相乘始畧可得而記焉固不若大
 史公以子為一而十一三之以至於亥尺寸分釐毫絲
 忽皆以九破算之以損益而三分之數為整齊簡直也
 然此特一時便益之權制若鄭氏則乃分寸審度之正
 法不可忽也律有變而變律止於六者蓋十二律各自
 為宮以生五聲二變如黃鍾為宮則林鍾為徵大簇為
 商姑洗為羽應鍾為角蕤賓為變徵林鍾為宮則太簇
 為徵南呂為商姑洗為羽應鍾為角蕤賓為變宮大呂
 為變徵十二律中五聲二變自能具足至蕤賓宮未免

反取黃鍾為變徵大呂為宮未免反取黃鍾林鍾為變

宮變徵少下不和故有變律也變律者其聲近正而少

高於正律也樂聲之和在於三分損益變賓下六律各

或長或短或全或半皆不合三分損益之數由是其聲

然仲呂之實一十三萬一千七十二以三分之不盡二

筭既不可行當有以通之曆法得全寸全分全釐全毫

算不盡二筭者以三分之餘二律當變者有六故置子

之一而六至午以三歷之得七百二十九因仲呂之實

得九千五百五十五萬一千四百八十八又以七百二

十九歸之以從十二律之數紀其餘分以為忽抄然後

洪纖高下不相奪倫至應鍾之實六千七百一十萬八

千八百六十四以三分之又不可行此變

律之所以止於六也變律非正律故不為宮也

十二正律協十二月中氣并正變及半所用二十八磬之圖

正律 正磬 半律 半磬 變律 全磬 半律 半磬

黃鍾	十一月	冬至	九寸	本宮	四寸四不用	分有奇	四寸一分	應南角	無	四寸一分	應南角	無
----	-----	----	----	----	-------	-----	------	-----	---	------	-----	---

大呂	十月	大寒	八寸三分	本宮	四寸一	應南角	無	無	無	四寸一分	應南角	無
----	----	----	------	----	-----	-----	---	---	---	------	-----	---

大簇	九月	雨水	八寸	本宮	四寸	林徵	七寸八分	不用	三寸八分	無	仲羽	無
----	----	----	----	----	----	----	------	----	------	---	----	---

夾鍾	八月	春分	七寸四分	本宮	三寸六分	應南角	無	無	無	三寸八分	無	仲羽
----	----	----	------	----	------	-----	---	---	---	------	---	----

姑洗	七月	穀雨	七寸一分	本宮	三寸五分	南徵	七寸	不用	三寸五分	無	仲羽	無
----	----	----	------	----	------	----	----	----	------	---	----	---

仲呂	六月	小滿	六寸五分	本宮	三寸二分	無	無	無	無	三寸二分	無	仲羽
----	----	----	------	----	------	---	---	---	---	------	---	----

蕤賓	五月	夏至	六寸三分	本宮	三寸	林徵	五寸八分	仲商	三寸八分	無	仲羽	無
----	----	----	------	----	----	----	------	----	------	---	----	---

林鍾	四月	大暑	六寸	本宮	三寸	不用	五寸二分	仲商	三寸八分	無	仲羽	無
----	----	----	----	----	----	----	------	----	------	---	----	---

夷則	三月	處暑	五寸五分	本宮	二寸七分	應羽	無	無	無	二寸五分	無	仲羽
----	----	----	------	----	------	----	---	---	---	------	---	----

南呂	二月	秋分	五寸二分	本宮	二寸六分	不用	五寸二分	仲商	三寸八分	無	仲羽	無
----	----	----	------	----	------	----	------	----	------	---	----	---

無射	十一月	霜降	四寸八分	本宮	二寸四分	應變宮	無	無	無	二寸四分	無	仲羽
----	-----	----	------	----	------	-----	---	---	---	------	---	----

應鍾	十月	小雪	四寸六分	本宮	二寸二分	不用	四寸七分	仲商	三寸八分	無	仲羽	無
----	----	----	------	----	------	----	------	----	------	---	----	---

圖書經

卷一百一十三

二十

律呂新書

蔡氏曰律呂散亡其器不可復見然古人所以制作之意則猶可攷也太史公曰細若氣微若磬聖人因神而存之雖妙必效言黃鍾始於磬氣之元也班固所謂黃帝使伶倫取竹斲兩節間吹之以爲黃鍾之宮又曰天地之風氣正而十二律定劉昭所謂伏羲紀陽氣之初以爲律法又曰吹以攷磬列以候氣昔以磬之清濁氣之先後求黃鍾者也是古人制作之意也夫律長則磬濁而氣先至極長則不成磬而氣不應律短則磬清而氣後至極短則不成磬而氣不應此共大凡也今欲求磬氣之中而莫適爲準則莫若且多截竹以擬黃鍾之管或極其短或極其長長短之內每差一分以爲一管皆卽以其長權爲九寸而度其圍徑如黃鍾之法焉如是而更迭以吹則中磬可得淺深以列則中氣可驗苟磬和氣應則黃鍾之爲黃鍾者信則十一律與度量衡權者得矣後世不知出此而唯尺之求晉氏而下則多求之金石梁隋以來又參之秬黍下至王朴劉果自用遂專恃累黍而金石亦不復攷矣夫金石真僞固難盡信若秬黍則歲有凶豐地有肥瘠種有長短小大圓安不同猶不可恃况古人謂于穀秬黍中者實其龠則是

先得黃鍾而後度之以黍不足則易之以大有餘則易之以小約九十黍之長中容千二百黍之實以見周徑之廣以生度量衡權之數而已非律生於黍也百世之下欲求百世之前之律者其亦求之於敲氣之元而毋必之於秬黍則得之矣

蔡九峯律呂新書總是和峴房庶所襲聞峴庶匡郭總是王朴所襲聞古法相傳不甚異同漢唐之後旋宮之義不伸有所謂啞鍾者縱令敲有十二均均有七調亦為器數之末杜夔荀勗阮咸張文收信都芳裴知古衛道彌曹紹夔若有所謂法天籟真機不著倚傍然於德學無謂孔門一絃歌便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要知如何絃歌便是道又如何便愛人易使

律呂相生辯

甚哉諸儒之論律呂何其紛紛耶謂陰陽相生自黃鍾始而左旋八八為五管以九寸為法者班固之說也下生倍實上生四實皆三其法而管又不專以九寸為法者司馬遷之說也持隔相生之說以中呂上生黃鍾不滿九寸謂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事十二律之外更增六八為六十律者京房之說也本呂覽淮南王安蔡邕之說建筵賓重上生之議至於大呂夾鍾

仲呂之律所生分等又皆倍焉者鄭康成之說也隔七
 為上生隔八為下生至於仲呂則孤而不偶蕤賓則踰
 次無準者劉向之說也演京房南事之餘而伸之為三
 百六十律日當一管各以次從者宋錢樂之之說斥京
 房之說而以新舊法分度參錄之者何承天沈約之說
 也校定黃鍾每律減三分而以七寸為法者隋劉焯之
 論也拆毫釐之疆弱為算者梁武帝之法也由此觀之
 諸儒之論角立蜂起要之最為精密者班固之志而已
 今夫陰陽之數上生者三分之外益一下生者三分之
 內損一蓋古人簡易之法猶古歷周天三百六十五度
 四分及之一也若夫律同之數適多寡之數長短之度
 小大之量清濁之音一要宿乎中嚴而止則動黃鍾而
 林鍾應動無射而仲呂應和樂未有不與者矣

朱子叙律呂新書成法

一黃鍾圍徑之數則漢斛之積分可考 按漢斛銘文

曰律嘉量方尺圍其外 循四角規而圍之 其徑當四寸有奇 庀 師古曰不

旁九釐五毫 徑尺四寸有奇 之數猶未足也 釐 方尺之 百寸十二寸深

尺積一千六百二十寸容十斗今黃鍾律管有周有徑

有面釐有空圍內積如所長九寸空圍九分積八百一

十分者實起於漢斛積分之數也○一寸以九分為法

則淮南大史小司馬之說可推○淮南子曰黃鍾九寸而宮音調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故黃鍾之數立大史公律書曰置一而九三之以為法實如法得長九寸凡得九寸命曰黃鍾之宮小司馬貞史記索隱註曰律九九八十一欲言黃鍾長八寸十分一而漢書之言黃鍾長九寸者九分之寸也今蔡元定之書曰黃鍾九寸以二分為損益故以三歷十二辰得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為黃鍾之實皆用九數實本諸此○一五磬二變之數變律半磬之例杜氏之通典具焉通典曰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此五音大小之次也是黃鍾

為均用五磬之法以下十二辰辰各有五磬其為宮法之法亦如之故辰各有五磬合為六十磬是十二律之正磬也又通典註曰按應鍾為變宮絃賓為變徵自殷以前但有五音自周以來加文武二磬謂之七磬五磬為正二磬為變變者和也元定謂黃鍾一均五磬之數宮磬八十一商磬七十二角磬六十四徵磬五十四羽磬四十八論黃鍾之角生二變之法皆不出於是也又曰鳧氏為鍾以律計其倍半以子磬比正磬則正磬為倍以正磬比子磬則子磬為半蓋黃鍾生十一律有十二子磬所謂正磬正半律也又有仲呂上生黃鍾又生十一律亦有十二子磬所謂變

律變半律也正變又半凡四十八般上下相生最得漢志所謂黃鍾不復爲他律役之意此元定之論大率杜氏正般子般之例也○一變宮變徵之不得爲調則孔氏之禮疏因亦可見孔穎達禮疏曰五般自周以來加文武二般五般爲正二般爲變變者和也元般言五般者正般故以起調畢曲爲諸般之綱至二變般則宮不成宮徵不爲徵但可以濟五般之不及而已此於孔氏變者和也之說亦有所自來○一先求般氣之元而因律以生尺則猶所謂卓然者而亦雜見於兩漢之志蔡邕之說與夫國朝會典以及程子張子之言而漢志曰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天地之感正而十律定後漢志曰伏羲作易紀陽氣之初以爲律法蔡邕月令章句有曰律亦以寸分長短爲度程子曰律管定尺乃是以前天地之氣爲準非和黍之比也張子曰般音之道與天地通國朝會典曰帝雖勤勞於制作而未嘗者有司失之於以尺而生律也元定求般氣之元而因律以生尺雖其卓然之見亦不能不參考諸說故朱子云然

蔡元定律呂總論

律呂新書其上卷以漢志斛銘文定長九寸空圍九分積八百一十分爲黃鍾第一以淮南子漢志定本黃鍾

之律以三歷十二辰積之得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爲黃鍾之實第二以黃鍾三分爲損益定生十一律第三次十二律之實四次變律五次律生五聲圖六次變聲七次八十四聲圖八次六十調圖九於是候氣宿度嘉量權衡次爲十三篇其下卷述前史書志經傳疏註呂氏春秋淮南子下至歷代篇尺欵式角以明造律和聲均調候氣制器之事爲律呂證辯者甚具其說曰天地之數始於一終於十一三五七九爲陽九者陽之成也二四六八十爲陰十者陰之成也黃鍾者陽聲之始陽氣之動是聲氣之元也聲氣之元不可得而見及截竹爲管吹之聲和候之氣應而後數始形焉均其長得九寸審其圍得九分積其實得八百一十分是爲律本度量權衡於是而受法以三分損益歷十二辰而十一律由是生焉其實函焉黃鍾九寸以三歷十二辰在子寅辰午申戌大陽辰爲寸分釐絲之數在亥酉未巳卯丑大陰辰爲寸分釐毫絲之法皆用九故九絲爲毫九毫爲釐九釐爲分九分爲寸爲黃鍾其實爲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以三約之爲絲者五萬九千○四十九以二十七約之爲釐者六千五百六十一以二百四十三約之爲釐者七百二十九以二千一百八

十七約之爲分者八十一以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約
之爲寸者九由是三分損益以生十一律焉六陽辰皆
下生六陰皆上生其上生歷十二辰者皆黃鍾之全數
其下陰數陰數以倍者三分本律而損其一也陽數以
四者三分本律而增其一也六陽辰當位六陰辰則居
其衝林鍾南呂應鍾其三呂在陰則無所增損大呂夾
鍾仲呂三呂在陽則倍其數方與十二月之氣應陰不
當陽自然之理也而黃鍾之數九九八十一爲五聲之
本三分損一以下生徵徵三分益一以上生商商三分
損一以下生羽羽三分益一以上生角角數之數六十
四以三分之不盡一算而數不可行故五聲宮商角徵羽
徵與羽相去各一律而音節和角與徵羽與宮相去乃
二律而音節遠故角徵之間近徵收一釐比徵少下曰
變徵羽宮之間近宮收一釐少高於宮曰變宮古謂之
和繆故變聲非正不爲調如是而後和夫律呂之數往
而不返者也故黃鍾不復爲他律役所用也聲皆正律
無空積忽微自林鍾而下則有半聲自蕤賓而下則有
變律皆有空積忽微而不得其正故黃鍾一均所謂純
粹中之純粹者也其十二律則旋相爲宮各具有七聲
合之爲八十四聲宮角徵羽聲各十二凡六十聲爲

正調其變宮變徵二十四聲不爲調故六十調卽十二律也十二律一黃鍾也黃鍾生十二律十二律生五聲二變聲各爲綱紀以成六十調皆黃鍾損益之變也宮商角三十六調老陽也其徵羽二十四調老陰也調成而陰陽備也故日辰之數由天五地六錯綜而生律呂之數由黃鍾九寸損益而成二者不同而日有六限辰有五子爲六十日樂有六律五聲爲六十調若合符節陰陽對待理數之自然豈顧強哉夫陽生於復陰生於姤如環無端而律呂之數三分損益終不復始何也易以道陰陽而律不書陰故也易者盡天下之變善與惡無不備律者致中和之用止於至善者也以聲言之大而雷震細至蟻矇無非聲也易備之矣樂雖有十二律六十調實惟寫黃鍾之一聲其聲中聲其氣中氣其在人則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也發而中節者也故樂者聖人所以一天人贊化育之道也其大都本大史公細若氣微若聲聖人因神而存之雖妙必效之言以黃鍾爲聲氣之元班固所謂吹以考聲列以候氣天地之風正而十二律定者也夫律長則聲濁而氣先至律短則聲清而氣後至極長極短則不成聲而氣不時至今欲求聲之中而莫適爲準則莫若多截竹以擬黃鍾之管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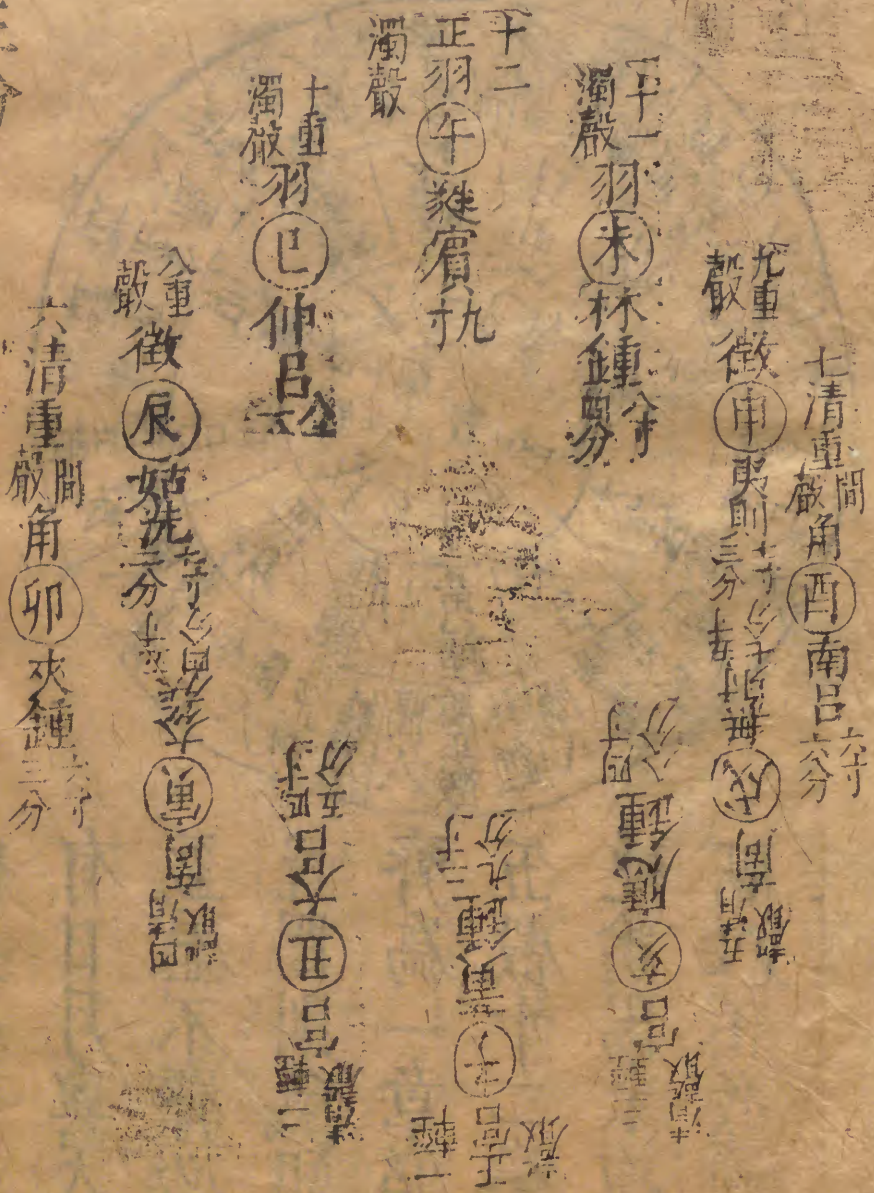
極其短或極其長長短之內每差一分以爲一管皆即
 以其長權爲九寸而度其圍徑如黃鍾之法而更迭以
 吹則中鼓可得淺深其列則中氣可驗荷聲和氣應則
 黃鍾之爲黃鍾者信矣黃鍾者信則十一律與度量權
 衡可從而定也朱文公熹請其書以爲明白而淵深慎
 密而通暢鑿鑿可見之行也其後文公考正禮書定鍾
 律詩樂樂制樂舞等篇而鍾律篇大率本元定所著而
 互衍之稱遂明矣

律呂經緯清濁三分損益圖

右益三分

李氏曰

左損三分



圖生相陽陰徵正八隔



律與曆一道曆
有日月與天會
盈虛不齊必亡
置閏則氣朔分
齊為一章樂有
五聲十二律相
配陰陽不均必
隔八正徵變宮
徵備七音以均陰
陽相生而成章焉

圖總簡月協二十律二十

冬至黃鍾三寸九分	小寒協呂四寸二分
大寒大呂四寸五分	立春協蕤四寸九分五釐
雨水太簇五寸四分	驚蟄協夾五寸八分五釐
春分夾鍾六寸三分	清明協流六寸七分五釐
穀雨姑洗七寸二分	立夏協仲七寸六分五釐
小滿仲呂八寸一分	芒種協賓八寸五分五釐
夏至蕤賓九寸	小暑協林八寸七分
大暑林鍾八寸四分	立秋協則七寸九分五釐
處暑夷則七寸五分	白露協南七寸五釐
秋分南呂六寸六分	寒露協射六寸一分五釐
霜降無射五寸七分	立冬協應五寸二分五釐
小雪應鍾四寸八分	大雪協黃四寸三分五釐

黃鍾長三寸九分空圍九分爲磬氣之元其時子半其數極少其磬極清音屬正宮一陽方動其卦爲復日南至而始反北也

蕤賓長九寸空圍九分爲磬氣之極其時午半其數極多其磬極濁音屬正羽六陽既充其卦爲姤日北至而始反南也

十二律紀陽也陽升起於子半極於午半陰降起於午半極於子半極則循環不窮矣

三十九分者黃鍾之律陽之始也由是四十五分爲大呂又五十四分爲太簇又六十三分爲夾鍾又七十二分爲姑洗又八十一分爲仲呂九十分爲蕤賓蕤賓之律陽之極也由是八十四分爲林鍾又七十五分爲夷則又六十六分爲南呂又五十七分爲無射又四十八分爲應鍾此太陽行氣之數律以順氣樂以宣和道之本也

黃鍾三寸九分

嘗求之諸書於通鑑外紀得劉恕之言焉曰黃帝命伶倫造律呂自大夏之西阮隃之陰取竹於嶰溪之谷斷兩節間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於隋志得長孫無忌之言焉曰傳稱黃帝命伶倫斷竹長三寸九

分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近世儒家因取是說以爲元
轂而以吹推之升陽漸益至於蕤賓得九寸歸陽漸損
至於黃鍾得三寸九分所謂三分損益者以左右對待
言之隔八相生者以正徵言之雖未必果有得於天地
之元轂然其措意已勤用心已密矣今姑就劉恕長孫
無忌所謂三寸九分者莫之由黃鍾至大呂增六分由
大呂至太簇由太簇至夾鍾由夾鍾至姑洗由姑洗至
仲呂由仲呂至蕤賓並增九分由蕤賓至林鍾減六分
由林鍾至夷則由夷則至南呂由南呂至無射由無射
至應鍾山應鍾復至黃鍾並減九分蓋大呂當五陰之
盛一陽始生則陽雖進而尚弱林鍾當五陽之盛一陰
始生則陽雖退而尚強固宜其增減僅得三分之一也
驗之清濁焉則黃鍾極清者也太簇以下以漸而濁至
蕤賓而極大呂次清者也夾鍾以下以漸而濁至林鍾
而極極則以漸而清轉爲黃鍾斯不亦清者貴而濁者
賤乎驗之多少焉則宮轂極清者也黃鍾爲正宮其數
極少以爲君臣數多於君故商爲臣民數多於臣故角
爲民事數多於民故徵爲事物數多於事故羽爲物不
亦少者貴而多者賤乎是故通於清濁多少之辯明於
貴賤尊卑之義而黃鍾之律可得而言矣

按李氏以黃鍾長三寸九分空圍九分爲敲氣之元因
而推之升陽漸益至於蕤賓得九寸歸陽漸損至於黃
鍾仍得三寸九分子午卯酉辰戌丑未寅申巳亥相對
俱得一百二十九數所謂三分損益者以左右對待言
隔八相生者以正徵言循環無窮案圖可定又以黃鍾
極清太簇以下以漸而濁至蕤賓而極大呂次清夾鍾
以下以漸而濁至林鍾而極極則以漸而清復轉而爲
黃鍾又以喉嚅舌齒唇之五敲證宮商角徵羽之清濁
以宮商角徵羽之清濁配君臣民事物之貴賤按圖與
書俱自成一家言但以三寸九分爲元氣元敲元數所
自出特有見於敲之清耳以一理言之清爲黃鍾似也而
以十二辰言之子爲一輕清敲丑爲二輕清敲亥爲三
清敲寅爲四清敲戌爲五清敲卯爲六清重間敲酉爲
七重間敲辰爲八重敲申爲九重敲巳爲十重濁敲羽
爲十一濁敲午爲十二濁敲是在一日則夜爲清晝爲
濁在一歲則秋冬爲清春夏爲濁豈盡合於理乎黃鍾
爲宮宮爲君信然矣而有取於極短之管其敲輕揚徑
截畧無涵容則其在琴必以第五絃爲宮以頭一絃爲
羽而和絃卽以第五絃爲主矣否則頭一絃其敲洪大
有似於濁而絲敲獨無取於輕清之絃乎且其在候氣

章有云後世律法參差但候氣亦有應者可見管之長短皆可候氣是元氣不在長短之管矣而元聲元數獨在三寸九分與夫九寸之較量乎其在十二月律呂卦氣圖以黃鍾十一月為復為乾初九至仲呂四月為純乾巽賓五月為姤為坤初六至應鍾十月為純坤觀圖若甚明矣但以乾初九復為極清而乾反重濁坤初六為極濁坤反次清謂之合卦氣也可乎其在五聲生數次第章以宮為土然矣謂土聲為輕清也可乎其在律呂清濁章以角前一二聲為輕清角後一二聲為重濁則黃鍾極清大呂次清必以此為宮音矣陽自太簇以下陰自夾鍾以下俱以漸而濁為商角徵羽不徒四音不細分配而即其所說謂羽之極濁者漸反黃鍾可乎苟謂其圖對待整齊使以蔡氏之說即其圖而反之黃鍾九寸巽賓三寸九分左益三分右損三分亦無不可者是亦紙上之律呂也至於律呂之清濁高下只在乎樂器之小大短長吾不得而知之矣

楊廉論元聲書曰李公律呂書即其黃鍾三寸九分筭之由十一月之黃鍾至十二月之大呂增六分由大呂至正月之大簇增九分由太簇至二月之夾鍾增九分由夾鍾至三月之姑洗增九分由姑洗至四月之仲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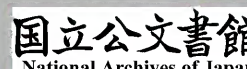
增九分由仲呂至五月之蕤賓增九分由蕤賓至六月
之林鍾減六分由林鍾至七月之夷則減九分由夷則
至八月之南呂減九分由南呂至九月之無射減九分
由無射至十月之應鍾減九分由應鍾復回十一月之
黃鍾減九分其所增皆以九分而所減亦皆以九分惟
黃鍾之於大呂蕤賓之於林鍾其所增減比之他律不
同然實各有至理蓋大呂當五陰之盛一陽始生則是
陽雖進而尚弱林鍾當五陽之盛一陰始生則是陽雖
退而尚強大呂林鍾固宜其增減僅得三分之一也律
管長短一本陰陽升降之氣所謂律曆同道於此乃見
執事書序高文所謂黃鍾三寸九分升陽漸益至蕤賓
而得九寸歸陽漸損至黃鍾仍得三寸九分所謂三分
損益者以對待言隔八相生者以正徵言與夫所謂喉
腭舌齒唇之聲證宮商角徵羽之音之書之要一一拈
出以示人可謂透其關鍵而得其三昧矣今以司馬遷
黃鍾九寸上下相生損益算之黃鍾至大呂減六分奇
大呂至太簇減二分奇大簇至夾鍾減五分奇夾鍾至
姑洗減三分奇姑洗至仲呂減五分奇仲呂至蕤賓至
林鍾增二分奇林鍾至夷則增四分奇夷則至南呂增
二分奇南呂至無射增四分奇無射至應鍾至黃鍾所

增四寸三分奇曆家二十四氣每氣筭之不差毫忽若
一氣短二分奇又一氣短三分奇又一氣短四分奇又
一氣短五分奇又一氣短六分奇又一氣短四寸三分
奇則月之大者過於三十日月之小者不及二十九日
不惟無以成歲而律管候氣亦不可用矣且陽氣自冬
至後以漸而升而律反減則氣有餘而管不足陰氣自
夏至後以漸而降而律反增則氣不足而管有餘其亦
背馳之甚哉謂司馬遷之差處正在於此謂李書之得
處正在於此至於從前宮羽之舛此清濁之逆施正由
黃鍾一差諸謬所必至者而不俟於言也庶嘗目歛入
鮑大希止著天心復要書以明曆大槩氣朔八十年一
齊曆家每歲二十四氣於時之八刻中往來無定鮑書
所排節氣之交皆有定刻中氣之交亦有定刻如冬至
乃十一月之中氣定在十二時之五刻歲歲如此餘氣
之定在某刻者亦然諸子謂律有一定之法而如是哉
知曆者得之則亦可以推算矣嘗以今曆氣朔校之相
去特五六時却是亘古至今如此一實萬實也鮑書謂
郭守敬之法未是守敬法即今曆法我
朝仍勝國之舊未嘗改也曆自漢以來亦皆不得其傳審
如李書則鍾律自漢以來亦皆不得其傳而此二人者

之獨見如此謂非天授不可也方今 聖人在上必有
 軒轅命伶倫放勳命希和之盛舉惜無以二書獻之
 闕下者其所係豈細故哉庶於西山蔡氏書嘗為律呂筭
 例於郭守敬法亦嘗為之綴美舉例然不過為二家之
 註脚亦終於聚鐵鑄錯耳庶於李書窺見一斑半點安
 敢肆然輒加語於其上哉
 自漢以來凡論律呂謂黃鍾長九寸者總會之律呂新
 書謂黃鍾長三寸九分者總會之律呂元轂今併錄之
 以備考

李氏律呂元轂總論

李氏祖呂氏春秋三寸九分為黃鍾曰合少之文辯黃
 鍾九寸之誤以太極陰陽五行由一生二由少及多見
 黃鍾數少為極清辨宮聲極濁之誤以左右對待各得
 百二十九分辯三分損益上生下生至仲呂而窮之誤
 其法由十一月黃鍾三寸九分至十二月大呂則增六
 分由大呂至太簇夾鍾姑洗蕤賓各增九分由五月蕤
 賓至六月林鍾亦減六分由林鍾至夷則南呂無射應
 鍾以復於黃鍾皆各減九分而適合三寸九分之數由
 此而循環無端焉以相生其說曰陽數始於一成於三
 終於九故律之為數三九盡之矣黃鍾一陽初升氣微



數少故其管三寸九分三寸乃陽數之少九分乃陽數
之老以三涵九故黃鍾之宮命之曰涵少此其證也十
一律皆從以生而增減亦皆以九分惟黃鍾之於大呂
蕤賓之於林鍾其增減視他律特異者大呂當五陰之
盛一陽始生則陽雖進尚弱林鍾當五陽之盛一陰始
生則陽雖退而尚強其增減宜僅得三分之一也律管
長短一本陰陽升降之氣所謂律曆同道者也作律呂
元聲書二篇范副使輅等信其說從受學楊學士庶愛
其書以爲天授而王尚書廷相韓尚書邦奇皆大儒通
解音律皆不謂然以爲樂律音調之義傳在中原依往
古而來非他方乃知非可以臆見十度決也廷相駁之
書言古人制爲五音非徒焉無所本者宮本喉商本齒
角本牙徵本舌羽本唇故凡入呼而出報不論歌唱言
說必自宮而徵而角而商而羽角者氣平之聲音之中
也故宮音始而濁羽音極而清商而收於角清濁平焉
此聲氣自然之妙非人力強而能者今日黃鍾宮爲清
越之音不知其音出於喉乎出於唇乎惟以宮爲清則
黃鍾之管九寸重濁而不合故有黃鍾三寸九分之說
嗚呼大謬矣夫上古鍾律之調簡矣而不求備也故用
禮三鍾十二律可足考擊若必欲盡五音之調非加以

十二子磬不可何也清之分數少也故古之編鍾編磬
有一架二十四枚之設蓋通正磬子磬並擊之也晉宋
以來十二律之外止加四清磬以補其不及故作徵調
終不能成何也清之分數少也清之道順而易逆而難
者也故濁之役清也常有餘清之役濁也常不足故備
清濁之調非子律不可今日取磬不用半律是不用子
律矣即徵羽之調終不可成今平公欲聽清商雖師曠
何自而擊之謂子律可廢乎哉夫正變二十四律則五
音各正之調畧備必如京房六十調之說則清律不短
其磬焦殺而不成調雖有其名初無實用蔡氏不深致
思亦信其說而衍之况後學哉或曰然則十二律還相
爲宮果何謂乎曰此非六十調之謂也凡調以一律爲
主其餘律皆比而和之終始出入不離首音故曰還相
爲宮言各律還各自爲首也如黃鍾爲主律則必以林
鍾爲徵大簇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其音以次而平
若以他律雜之原非相次之管必至清濁陵犯而後已
由是言之一律主一調合生與子而二十四調生焉雖
缺其一音而調亦足考矣故自周至漢至唐至宋雅俗
樂流傳於世者大抵宮調獨多而商角次之其徵羽二
調止三之一此足以見磬音之道濁者常有餘清者常

不足而京房氏所謂六十調者論說雖美而無所實用也後學不察而衍之謬矣且以爲李氏之說既不達五音之清濁又不及作樂之節度其論律呂樂職樂器聲容之考證皆長樂陳氏樂書之緒餘豈聞人無喉中之音故遂以唇舌不正之音而杜撰定之歟其詆之如此大都黃鍾冲氣無所不在而十二律之損益皆從出其中如君無不統如天無不覆也故九寸爲之宮諸少涵焉豈極清哉故君子慎變古也

韓司馬精研律呂之學

韓司馬邦奇博極群書研律呂之學至瘍發背瘡劇不知也苦心精思悟若天啟於是作志樂以爲律生敲鍾生律馬遷著之而律經敲緯之遞變體十用九之明示未及也圖九分積八百一十分班固著之而管圓方分旋宮環轉乘除規圓之圖未及也六十調八十四敲蔡元定著之而起調則例及正變全半子倍之交用調均首末長短相生之互見未及也六變八變九變之用周禮載之而以黃鍾祀天神稷賓祀地祇太簇享人鬼一造化之自然矣而黃鍾一均於朝廷宮闈宴饗備布焉又周禮之所未載者蓋其精也久之楊忠愍繼盛爲郎時從受樂三月而得其數則請曰樂體於理而用於敲

有器而後有聲有聲而後理可從寄也理而無器如鼓何乃構桐竹絲漆手掣管吹之而和掣琴瑟簫笙塤箎奏之而又和合奏之若一復於韓曰技有進於是者乎韓喜曰姬吾語爾吾欲製十律之管管各備五音七聲而成調也子豈有意乎繼盛退凝思廢食寢者三日夜夢大舜坐堂上以金鍾使考之曰此黃鍾也醒而汗流浹背恍若有悟起篝燈取制管造明而成者六已皆成韓撫膺高蹈喜曰得之矣始吾制樂成九鶴飛舞於庭者久之應在于耶然大常疑常習舊

朝議未遑復古禮變今樂之事無及之者

樂律總論

樂之用不外乎聲音律呂通典云以子聲比正聲則正聲為倍以正聲比子聲則子聲為半如仲呂之管長六寸五分有奇上生黃鍾三分益一不及正律九寸之數但得八寸七分有奇為子聲此聲有倍半之畧也淮南子云姑洗生應鍾比於正音故為和應鍾生蕤賓不比於正音故為繆蓋五音相生至於角位則其數六十有四隔八下生當得宮前一位以為變宮又自變宮隔八上生當得徵前一位其數五十有六以為變徵變者與正比則為和變者與正不比則為繆比音有和繆之畧

也漢書曆律志天地人及四時爲七始此合而言之也
又以黃鍾爲天始林鍾爲地始大簇爲人始此分而言
之也蓋黃鍾居子爲天統林鍾居未衝丑爲地統太簇
居寅爲人統故爲三始姑洗爲春蕤賓爲夏南呂爲秋
應鍾爲冬以三合四是謂七始此三始七始之畧也以
七音因十二律爲八十四調除二變嚴不調則冬夏嚴
缺四時不備蔡子之說非而鄭譯之議是也此六十調
與八十四調之畧也以徑象言之黃鍾長九寸爲乾林
鍾長六寸爲坤乃邵子皇極經世嚴起於多乾之甲也
音起於古乾之子也此理之可通於易者也以娶妻生

子言之黃鍾爲陽大呂爲陰猶甲子之娶乙丑皆同位
者也黃鍾之生林鍾林鍾之生大簇猶甲子金之生庚
辰金皆隔八者也乃沈黃鍾律議用京房之術求之得
三百六十律當一期之日隨口建律依次運行當日者
以次爲宮而商徵以次從焉此義之有符於曆者也樂
必用五音然周禮三大祭皆用商音說者謂周德木也
故祭鬼神之樂去金開元諸臣建言亦謂唐土德王請
加商調去角調是即周禮之意云耳我

朝以土德王

大祖高皇帝初作洪武正韻嚴起於東從角也後見禮部

韻會而遵用之不起於東而起於公此則從宮矣豈非
深達造化者哉律止於十二者律之本聲而四者應聲
也本聲重大爲君爲父應聲輕清爲臣爲子故四聲曰
清聲即夾鍾大呂黃鍾大簇之應也苟不用四清聲是
有本而無應矣我朝冷謙建議用四清聲故編鍾編
磬皆爲十六豈非洞達音律者哉詩稱定之方中謂測
日影以辨方也土圭之法祖冲之之論備矣然候氣者
使按日景之子午以布律則氣必不應何也天氣微偏
於左地氣微偏於右所謂不參差則不能生物者也故
土圭測日景常在子午之中此天之正位也以鍼定南
北常在丙午壬子之中此地之正位也故冬至置黃鍾
之律於壬子之中夏至置林鍾之律於丙午之中然後
灰飛應律今元定乃欲一室之中多截管以候黃鍾夫
差毫釐氣即不應而顧欲多埋律管豈非臆說哉黃鍾
起於子之一以三倍之歷十二辰而終於亥之一十七
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漢志蓋借十二辰以列三因之算
位耳故有寸分釐毫絲之法有寸分釐毫絲之數至章
明也蔡子不知其假借立法而以爲真有十二辰之數
張皇鋪衍而去真益遠矣自黃鍾之管陽皆下生陰皆
上生自蕤賓之管陽反上生陰反下生此非空言也從

子至巳陽生陰退故律生呂言下生呂生律言上生從
午至亥陰生陽退故律生呂言上生呂生律言下生蓋
班志隔八相生一下一上則終於仲呂其長止三寸三
分有奇京房之法至蕤賓重上生凡五下六上終於仲
呂其長六寸六分有奇若仲呂止三寸三分有奇雖三
分益一不能復生黃鍾之律故用六寸六分則三分益
一可以復生黃鍾耳蔡子乃譏其陰陽錯亂母亦未之
思乎雖然此猶可也近世儒者乃又倡爲之說曰黃鍾
非九寸之管而引外紀呂氏春秋所載含少之說爲證
曰黃鍾音始也象則君也其律宜短其氣宜微其管宜
清是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夫黃鍾以八十一分爲管
而吹三寸九分以爲管故謂之含少乃遂以三寸九分
爲黃鍾之律而執含少以爲清管焉是其言本非誤而
所以信其言者誤矣此律一差大呂以下十一律者將
無由取正矣何其好爲異論而不師古哉蓋太史公之
言曰細若氣微若管聖人神而明之雖妙必效彼氣之
羸縮管之清濁固有不在於器數之末者使誠在於器
數之末也烏用是聖人神明爲哉雖然審律之道神解
爲上得數者次之不求律於心而求律於器最下矣毋
論黍之縱橫尺之長短愚直謂俗樂與雅樂亦不甚絕

者夫金石鍾磬也後世易之爲方響絲竹琴簫也後世
易之爲箏笛此雅樂之變爲俗樂者也黃鍾用合字大
呂大簇用四字夾鍾姑洗用一字夷則南呂用二字此
俗樂之可通於雅樂者也微獨此也古以俎豆今以盃
孟古以莞席今以案榻雖聖人復生不能舍盃孟而復
俎豆棄案榻而用莞席也是古今音樂之說也雖然此
之謂樂器耳數耳非所以論於器與數之外也夫有器
而無官與無器同知微而不知音知音而不知樂與無
官同舍其本而圖其末沾沾焉鍾律是較非樂之完也
本立矣末具矣天造未寧而極音以逞非樂之至也蓋
磬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
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
入同流以相濟也是樂之器也記所謂聽其鏗鏘者也
子野歌而南其之風殊伯牙鼓琴而峩峩洋洋之聲著
后夔氏典樂八音諧神人和焉是樂之官也記所謂審
音以知樂者也嗣是而後奇勗之識牛鍾阮咸之較玉
尺張文收得玉磬而知黃鍾之缺楊收見古鍾而定姑
洗之角之數子者是亦樂之官也記所謂審聲以知音
者也昔者吳公子札聘魯請觀周樂工爲舞武曰美哉
周之盛也爲之舞護曰是聖人之弘也猶有慚德爲之

舞夏曰美哉勤而不德者也爲之舞詔曰德至矣哉如
天之博如地之載雖甚盛德茂以加矣此數聖人者如
察秋毫如較累黍不少爽焉豈樂固有本耶何按遺音
於數千載後而歷歷如覩也此樂之完也嘗考其時敷
德舞干羽有苗格而韶作歸馬放牛示弗復用垂拱無
爲而武作蓋聖人治定制禮功成作樂自六代而已然
矣故曰樂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
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此樂之
至也

黃鍾律論

古樂失傳雅樂之不協久矣豈樂終不可知乎予語
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不過翕純儼繹而樂成矣樂豈
不可知乎後之言知樂者其於是夫樂有本有末樂之
本在德不聞性與天道不可與語合同而化之妙矣然
敲音必假器以宣之器雖不也樂之所必資也而正五
音者必以六律自制器審音言之謂律爲樂之本亦可
但律不定則音不協固不能舍律以正音然律定矣而
音或不諧則又因音敲而知其律之不精也不得不改
律以協其音可見議律雖精而終亦器數爾矣非樂之本
也嘗因世之論樂者考其制馬自司馬遷京房以及蔡

氏律呂新書曰黃鍾九寸自長孫無忌劉恕以及李氏律呂元聲曰黃鍾三寸九分短長相懸各有成說而三分損益隔八相生則又二說所必資焉如黃鍾生林鍾林鍾生大簇雖李氏皆以正徵言而陽下生陰陰上生陽其位之隔八者一也舊說即執此為三分損益之法謂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如林鍾六寸四之則為二十四三其法則二十四為三八故上生大簇大簇長八寸此其數在黃鍾林鍾大簇皆得全寸之分故為三統其餘九管皆有微分之數亦自然所致似非強合之者李氏則即黃鍾三寸九分漸次益之由黃鍾至大呂增六分由大呂至大簇夾鍾姑洗仲呂以及蕤賓至林鍾減六分由林鍾至夷則南呂蕤射應鍾以還黃鍾各減九分乃歸陽而漸損也陰陽之氣始生甚微損益皆六而繼焉損益皆九不惟合易象九六一二用之義而其所謂三分損益者止以左右對待之頗覺其法簡易且有合於五音十二律旋相為宮之旨非往而不返者比也嘗合二家而折衷之取蔡氏黃鍾九寸之管用李氏左右對待漸次損益之法抑豈姑為是調停以和同之哉蓋十二律記陽也陽升起於子中極於午中陽降起於午中極於子中極則生生則循環不窮義之不可易者也

但以黃鍾三寸九分其磬極清音屬正宮以蕤賓九寸其磬極濁音屬正羽顛倒宮羽之清濁不審磬氣之歛舒前已辯之矣然則據九寸之黃鍾而用其六九漸生之法者豈必更易其子黃鍾于蕤賓之位次耶不過易黃鍾以九寸而漸短於丑寅卯辰巳午易蕤賓以三寸九分而漸長於未申酉戌亥子生生不窮循環無端者悉如故也何也律者法之一正不易者也截管短長各有一定之法而後磬氣悉律於中和也特李氏所論者專於律管予之所謂陽升陰降者律管內之氣也氣中則磬中氣和則磬和故管長則其含容重厚而其磬舒以徐有濁中之清焉管短則其氣發揚輕浮而其磬急以疾有清中之濁焉此理之必然者雖陽氣升降天地間不可見也而所可見者不有易之卦象乎姑借卦象以形容之一陽之氣始萌於十一月冬至而於卦爲復夫復五陰而一陽也一陽之氣萌於五陰之中故以九寸之管象之若徒知律者記陽不記陰也即以三寸九分之爲陽則其所謂黃鍾磬氣之元者徒有取於磬氣之發散已爾何以謂之元乎况由此其管漸長不免以四月之純陽爲重濁反以十月純陰之短管爲輕清矣雖彼於黃鍾之管亦取象復卦爲磬氣之元蕤賓之

管取象姤卦爲蔽氣之極不將以發散爲元含蓄爲極乎夫以短管爲陽而不記乎管中之陽氣以蔽音之發散爲元陽而不論夫官音之含弘皆非予所知也况天地冬至一陽藏於地中其氣甚微而其管長則陽氣尚含蓄未散由此以至大呂止減六分所謂大呂當五陰之盛一陽始生則是陽氣雖進而尚弱者此也由大呂以後各管漸減九分管漸減則蔽氣漸達而發越於外此所以氣有餘則管不足耳然則升陽漸益乃以升管中之蔽氣而何取於管之益而長乎夏至雖陰生陽退而陽氣極盛故其管短則陽氣尚旁達未收由此以至林鍾止增六分所謂林鍾當五陽之盛一陰始生則是陽氣雖退而尚強者此也由林鍾以後各管漸增九分管漸增則蔽氣漸藏而含蓄於中此所以氣不足則管有餘耳然則歸陽漸損乃所以歸管中之蔽氣而何取於管之損而短乎即於候氣之法冬至氣藏地下故以長管候之夏至氣在地上故以短管候之其道一也况五音不過宮商角徵羽也以配乎木火土金水而黃鍾宮屬土凡木火金水之生皆本乎土者也乃謂土蔽輕清羽蔽重濁可乎以配乎齒喙喉舌唇而黃鍾宮屬喉凡齒喙舌唇之蔽皆起於喉者也乃以唇音爲宮喉音

爲羽可乎以配乎君臣民事物而黃鍾宮屬君凡臣民
事物之衆皆統於君者也乃以輕浮爲君重濁爲物可
乎試稽諸律呂名義宮者弘也容也以其弘也而有容
故曰宮黃鍾者黃土色鍾聚也律宣陽氣於黃泉以藪
萌萬物也且謂之元氣元聲元者始也大也萬善之長
也此亦可以意會之矣律以記陽宮因律管之參差以
審管中之陽氣可無疑也所以欲取蔡氏黃鍾九寸之
管用李氏左右對待漸次損益之法渡乎律定聲協而
翕純皦釋之樂或由此其可知矣乎雖欲黃鍾九寸之
矣然李照劉幾范鎮房公司馬光黍尺之辯方紛然不
已故樂愈不可知也已是蓋不以律度之短長求聲氣
之諧和且以黍谷之縱橫求短長之律度唯其泥於器
數之末所以各執意見迄無定論安得竭耳力於聲音
之表者然後繼之以六律使樂工無所容其喙也噫作
樂崇德取諸豫聖人不獨因天地之法象示人以音樂
之和而黃鍾之律度亦於卦象有可知者在矣志聲律
者慎無忽諸

圖書編卷之一百一十二終

圖書編卷之一百一十四

南昌後學章潢本清甫編

律呂旋宮納音體用一原圖叙

天地之道陰陽五行盡之天干地支即陰陽五行參差錯綜以盡其變化之道者也聲音者陽氣之發宣五聲即五行之氣而律呂非即五聲之節奏乎其聲五而律呂各六非即天地之五行而子午陰陽各六之義乎世之論樂者皆曰黃鍾起於子蕤賓起於午以十二律應十二月其聲音之清濁高下一以陰陽之消息盈虛準之然於天地之大陰太陽少陰少陽支干五行之變化

未之明焉欲其聲音與天地相應無是理也况聲音即
 天地自然之樂非人為可得而參者若於天籟谷響未
 能心契神解惟擬議於竹管之短長斟酌乎古人之論
 說要皆執一己之意見以測度乎天地之節宣又何怪
 平古樂之不復作乎噫執泥器數固無當於作樂崇德
 聞樂知德之訓然於陰陽五行支干之義而心誠求之
 則律呂旋宮納音體用一原之道或者其有通乎

律呂旋宮納音

體用一原之圖

<p>姑戊辰 丙辰土</p>		<p>林清戊 壬戌火</p>	
<p>大戊寅 戊寅土</p>		<p>仲 壬申 甲申水</p>	
<p>黃戊子 庚子土</p>		<p>夾 壬午 丙午木</p>	
<p>中五 癸戊酉 庚子土</p>		<p>大 壬辰 羽 壬辰木</p>	
<p>無戊戌 丙戌土</p>		<p>應 壬寅 甲寅木</p>	
<p>南 壬子 丙子水</p>		<p>少 應 丙辰 徵 甲辰火</p>	
<p>應 壬寅 甲寅木</p>		<p>仲 丙戌 丙寅火</p>	
<p>大 壬辰 羽 壬辰木</p>		<p>文 丙申 丙申火</p>	
<p>夾 壬午 丙午木</p>		<p>大 丙午 戊午火</p>	
<p>中五 癸戊酉 庚子土</p>		<p>南 丙寅 丙寅火</p>	
<p>姑戊辰 丙辰土</p>		<p>林 丙子 戊午火</p>	
<p>大戊寅 戊寅土</p>		<p>大 庚子 甲子金</p>	
<p>黃戊子 庚子土</p>		<p>姑 庚寅 壬寅金</p>	
<p>無戊戌 丙戌土</p>		<p>繼 庚辰 庚辰金</p>	
<p>南 壬子 丙子水</p>		<p>大 庚午 甲午金</p>	
<p>應 壬寅 甲寅木</p>		<p>無 庚申 壬申金</p>	
<p>大 壬辰 羽 壬辰木</p>		<p>黃 庚戌 庚戌金</p>	
<p>夾 壬午 丙午木</p>		<p>無 庚申 壬申金</p>	
<p>中五 癸戊酉 庚子土</p>		<p>大 庚子 甲子金</p>	
<p>姑戊辰 丙辰土</p>		<p>姑 庚寅 壬寅金</p>	
<p>大戊寅 戊寅土</p>		<p>繼 庚辰 庚辰金</p>	
<p>黃戊子 庚子土</p>		<p>大 庚午 甲午金</p>	
<p>無戊戌 丙戌土</p>		<p>無 庚申 壬申金</p>	
<p>南 壬子 丙子水</p>		<p>黃 庚戌 庚戌金</p>	
<p>應 壬寅 甲寅木</p>		<p>無 庚申 壬申金</p>	
<p>大 壬辰 羽 壬辰木</p>		<p>大 庚子 甲子金</p>	
<p>夾 壬午 丙午木</p>		<p>姑 庚寅 壬寅金</p>	
<p>中五 癸戊酉 庚子土</p>		<p>繼 庚辰 庚辰金</p>	
<p>姑戊辰 丙辰土</p>		<p>大 庚午 甲午金</p>	
<p>大戊寅 戊寅土</p>		<p>無 庚申 壬申金</p>	
<p>黃戊子 庚子土</p>		<p>黃 庚戌 庚戌金</p>	
<p>無戊戌 丙戌土</p>		<p>無 庚申 壬申金</p>	

律呂旋宮納音

仲巳亥	丁巳土
夾巳酉	巳卯土
大巳未	辛丑土
林巳丑	辛未土
南巳卯	巳酉土
應巳巳	丁亥土

仲辛酉	癸卯金
夾辛未	乙丑金
大辛巳	辛亥金
應辛卯	癸酉金
南辛丑	乙未金

仲乙未	癸丑木
夾乙巳	巳亥木
大乙卯	辛酉木
應乙丑	癸未木
南乙亥	巳巳木

體用一原之圖

無半丁酉	丁卯火
黃清丁亥	乙巳火
夷半丁未	巳丑火
姑半丁卯	丁酉火
蕤半丁巳	巳亥火
太半丁丑	巳未火

無半癸未	丁丑水
黃清癸酉	乙卯水
夷半癸巳	癸亥水
蕤半癸卯	乙酉水
姑半癸丑	丁未水
太半癸亥	癸巳水

二十律本天地陰陽之始圖



圖統一心同應相生相律二十



圖始之陽陰地天本陰五



二十律納音隔八娶妻生子圖



二十律納音六圖



圖二十方成音十六



大哉律乎其天地陰陽之中乎氏之所受以生以為心者平方其陰陽未形渾淪一中天地萬物敦化統同樂之本也及其陰陽既行天地化生高下敬殊禮制肇興禮備而樂生矣是故聖人察天地之中法陰陽之變以為之律文之五聲播之八音奏之郊廟用之朝廷以宣八方之風以平天下之情於是天命人心流行不息合化同風萬殊統一聖人有樂之用其律之所為平吾聞律有十二六為律六為呂律法也律以統氣類物呂侶也呂以助陽宣氣為道不同其中一也是故冬至于中太陽陽生日光在地聚以為聲是曰黃鐘大呂者太陽

陽呂以太陰之陰納丑上侶於太陽之陽者也雨水寅
 中少陰陽生萬物奏地而出是曰太簇夾鍾者少陰陽
 鍾以少陽之陰納卯兼輔少陰之陽也穀雨辰中少陰
 之陰陽生為太陰先是曰姑洗仲呂者中陽之呂以太
 陰之陰納巳上侶於少陰之陰之陽也夏至午中太陰
 陽生草木之實蕤蕤陽在外也故曰蕤賓林鍾者太陽
 鍾也以太陽之陽之陰納未兼助太陰之陽也處暑申
 中少陽陽生太陽在地上夷天則是曰夷則南呂者少
 陽陽呂以少陰之陰納酉侶於少陽之陽也霜降中少
 陽之陽陽生日昝在戌陽無餘氣是曰無射應鍾者
 少陽之陽陽鍾以太陽之陰納亥上應少陽之陽之陽
 也然律呂有六氣之惟三律陽也陽之陽三太陽之陽
 黃鍾之宮子少陽之陽夷則之宮申少陰之陰之陽姑
 洗之宮辰陽之陰三少陰之陽太簇之宮寅太陰之陽
 蕤賓之宮午少陽之陰之陽無射之宮戌陰之陽三太
 陽之陰應鍾之宮巳少陽之陰夾鍾之宮酉太陽之陽
 之陰林鍾之宮丑陰之陰三太陰之陰仲呂之宮亥少
 陰之陰南呂之宮卯太陰之陽之陰太呂之宮未傳曰
 五聲之本生於黃鍾之律九寸為宮損益以定商角徵
 羽九六相生陰陽相應有三統之義焉是故聖人為之

旋宮之制冬至太陽之陽律起黃鍾之宮其積五百三十一萬萬四千四百一十萬下生太陽陽之陽呂林鍾之宮徵太陽之陰陰呂上生少陰陽律太簇之宮商少陰陽律下生少陰陰呂南宮之宮羽少陰陽陰呂上生少陰陽之陽律姑洗之宮角而黃鍾太陽之均備矣於是少陰陰之陽律起姑洗之宮其積四百一十九萬萬九千口四十萬下生太陽陰呂應鍾之宮徵太陽陰呂上生太陰陽律蕤賓之宮商太陰陽律下生太陰陽之陰呂太呂之宮羽太陰之陽陰呂上生少陽之陽律夷則之宮角而姑洗中陽之均備矣於是少陽陽律起夷則之宮其積三百三十一萬萬七千七百四十萬下生少陽陰呂夾鍾之宮徵少陽陰呂上生少陽陰之陽律無射之宮商少陽之陽律下生太陰陰呂仲呂之宮羽太陰陰呂上生夷則音角歸太陽陽律黃鍾之宮而三分損益之法不行焉此旋宮所以止於仲呂而不返而夷則少陽之均終焉然律紀三均音通五氣是故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之宮爲六戊六壬爲太陽之陽六丙爲太陽之陰六申爲少陰之陽六庚爲少陰之陰太陽之陽爲羽太陽之陰爲徵少陰之陰爲商少陰之陽爲角太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之宮爲六巳

六癸為太陰之陰六丁為太陰之陽六乙為少陽之陰
 六辛為少陽之陽太陰之陰為羽太陰之陽為徵少陽
 之陰為角少陽之陽為商傳曰天有五行地有六氣五
 六者天地之中合也是故聖人為之納音之制歲天正
 冬至日甲起子坤與震交有太陰庚金之化故黃鍾甲
 子納音首商其呂曰乙丑乙丑金隔八生夷則壬申金
 其呂曰癸酉癸酉金隔八生姑洗庚申金其呂曰辛巳
 為商三辛巳隔八為戊子氣行少陰丙火故黃鍾戊子
 納音次徵其呂曰巳丑_巳火隔八生夷則丙申火其呂
 曰丁酉丁酉火隔八生姑洗甲辰火其呂曰乙巳為徵

三乙巳隔八為壬子氣行少陽甲木故黃鍾納音次角
 其呂曰癸丑癸丑木隔八生夷則庚申木其呂曰辛酉
 辛酉木隔八生姑洗戊辰木其呂曰巳巳為角三巳巳
 隔八為丙丁氣行太陽壬水故黃鍾納音次羽其呂曰
 丁丑丁丑水隔八生夷則甲申木其呂曰乙酉乙酉水
 隔八生姑洗壬辰水其呂曰癸巳為羽三癸巳隔八為
 庚子氣行中央戊土故黃鍾納音次宮其呂曰辛丑辛
 丑土隔八生夷則戊申土其呂曰巳酉巳酉土隔八生
 姑洗丙辰土其呂曰丁巳為宮三而三陽甲子之音脩
 矣夏至日甲起午乾與巽交有太陽辛金之化故蕤賓

甲午納音音商其鍾曰乙未乙未金隔八生太簇壬寅
金其鍾曰癸卯癸卯金隔八生無射庚戌金其鍾曰辛
亥爲商三辛亥隔八爲戊午氣行少陽丁火故蕤賓納
音次徵其鍾曰巳未巳未火隔八生太簇丙寅火其鍾
曰丁卯丁卯火隔八生無射甲戌火其鍾曰乙亥爲徵
三乙亥隔八爲壬午氣行少陰乙木故蕤賓納音次角
其鍾曰癸未癸未木隔八生太簇庚寅木其鍾曰辛卯
辛卯木隔八生無射戊戌木其鍾曰巳亥爲角三巳亥
隔八爲丙午氣行太陰癸水故蕤賓納音次羽其鍾曰
丁未丁未水隔八生太簇甲寅水其鍾曰乙卯乙卯水
隔八生無射壬戌水其鍾曰癸亥爲羽三癸亥隔八爲
庚午氣行中央巳土故蕤賓納音次宮其鍾曰辛未辛
未土隔八生太簇戊寅土其鍾曰巳卯巳卯土隔八生
無射丙戌土其鍾曰丁亥爲宮而三鍾甲午之音備矣
傳曰樂均紀之以三年之以大成於十二天之道也窮
本知變則天道在我萬理一理萬心一心生生不窮合
化統同此之謂聖神功化之極此之謂盡性至命之終
律紀元氣亥子之間實無聲無臭之始一陽既生黃鍾
宮動子生丑丑生寅寅生卯卯生辰辰生巳巳生午午
生未未生申申生酉酉生成戌戌生亥而太極一元之道備

矣

太陽始於子而極於巳其交在丑太陰始於午而極於亥其交在未少陰始於卯而極於酉其交在辰少陽始於申而極於寅其交在戌

子丑寅卯辰巳六辰屬天太陽所以始於子而終於巳也午未申酉戌亥六辰屬地太陰所以始於午而終於亥也少陰始於卯終於酉少陽始於申終於寅皆天地之交也

太陽之陽(子)下生太陽陽之陰丑太陽之陰陰(丑)上生少陰之陽寅少陰之陽(寅)下生少陰之陰卯少陰之陰

(卯)上生少陰之陽辰少陰之陽(辰)下生太陽之陰巳太陽之陰(巳)上生太陰之陽午太陰之陽(午)下生太陰之

陰未太陰之陰(未)上生少陽之陽申少陽之陽(申)下生少陽之陰酉少陽之陰(酉)上生少陽之陽戌少陽之陽

(戌)下生太陰之陰亥始於太陽之陽終於太陰之陰而三分損益之法不行焉此律呂之道所以往而不返也又曰三分損益陰陽生物之則也

劉光藻問納音首金何謂曰天正冬至日甲起子坤與震交一陽初生有太陰庚金之化故黃鍾納音始於甲子商也天正夏至日甲起午乾與巽交一陰初生有太

陽辛金之化故筮賓納音始於甲午商也

又問黃鍾商納音以爲太陽陽金又言太陰庚金之化何如曰黃鍾位子本是太陽之陽然坤與震交震固太陰庚金耳筮賓位午本是太陰之陽然乾與巽交巽固太陽辛金耳

或問三統之義曰非臆說也玄圖云自子至辰自辰至申自申至子冠之以甲而章會統元與月食俱沒玄之道也鬱林吳績釋曰太初上元正月甲子朔旦冬至無餘分後千五百三十九歲田辰朔旦冬至無餘分又千五百三十九歲甲申朔旦冬至無餘分十九歲爲一章閏分盡二十七章五百一十三歲爲一會曰會盡三會八十一章千五百三十九歲爲一統朔分盡曆子辰申五統凡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爲一元六甲盡由是言之三統之說其來有自諸說蓋未嘗深考云

又問律呂以戊巳起土又以納音始金或曰納音始角木何如曰冬至天太陰四與地太陰六交而天五戊土生其中矣律呂起戊巳天地之始也天太陰曰震地太陰曰坤冬至坤與震交日甲在子天太陽曰乾地太陽曰巽夏至乾與巽交日甲在午震爲庚金巽爲辛金納音首商氣化之始也甲爲少陽角木乙爲少陰角木納

音首甲日行之始也萬徑千蹊同歸一轍求其自然之
故而律呂之理得矣

呂巾石公古義其論呂律分寸雖發明蔡氏之說然於
十二律一原諸天地之大陽太陰少陽少陰二十四氣
中節以爲之準且以納音起甲子三統爲子辰申義頗
精密亦律音之所當究心者故併錄之

律尺考

古人制尺以調律累黍以定尺然隨代變易訖無定準
漢志云律本起於漢黃鍾之長以竿頭山秬黍中者一
黍之廣度之九十黍爲黃鍾之長盡一黍約一分九十

黍九寸律也此必上古以來有所傳授故歷代因之以
定律尺之度周禮考工記於案言十有二寸於璣室言
十有二寸又言桓圭九寸是周人以十寸爲尺故歷代
以周尺爲古尺漢有劉韻銅斛尺蔡邕銅籥尺建武銅
尺漢官尺魏杜夔尺晉父玉尺梁表景尺晉始年古銅
尺汲冢玉律尺錢樂之渾儀尺隋開皇水尺官尺後魏
元延明尺梁劉曜玉圭尺五代王朴律準尺宋和峴尺
大府布帛尺李照尺胡瑗阮逸尺由是觀之尺隨代更
律隨尺異雖有慕古之君出而正之終亦不能歸一豈
非神理難全器數形拘即按晉荀勗依周禮制尺謂之

晉前尺與劉歆銅斛尺建武銅尺祖冲之銅尺汲冢玉律尺其度皆合隋意以其與周天同因以較諸代之尺田父玉尺梁表尺加聶尺七釐漢官尺加聶三分三釐始平銅尺杜夔尺加聶四分渾儀尺加聶六分四釐蔡邕銅籥尺加聶一寸五分八釐元延明尺加聶五分八毫開皇水尺加聶一寸八分六釐劉曜土圭尺加聶一寸五分夫史臣稱聶推考百代之法術極精密及阮咸聽其所造之樂則又以鍾律聲高樂音哀思及得始平銅尺果長聶所造四分是豈可以聶所造獨是而諸代盡非乎宋仁宗朝詔下度詳定鄧保信等所定律尺則以和峴之景表尺爲長王朴律準尺比漢錢尺長二分比景表尺短四分有奇胡阮保信及李照所用大曆等布帛尺其制彌長去古彌遠不可依用乃再造景表尺上之而高若諾卒用漢錢尺依隋書定十五尺藏於大常寺夫宋初以胡瑗所造鍾律與古法相合隋唐以來諸侯皆不及瑗而高若諾則以爲不可依用然則鍾律及度之中將何所據而爲定依乎夫器有形而易拘者也聲無形而難調者也以爲校黍則黍有大小之異累有長廣之殊黍不可盡信矣以爲定於人之聲則喉有脩短之不齊音有清濁之各異聲不可以盡依矣故歷

代以來尺之長短杳無定準樂之高下茫無定聲擬議紛紛率莫能決如此嗟乎形質難均物情自然是以聖人制度立法存其大槩要在聰明察之耳今之制律者必曰累黍定尺固無恰好符契之妙若曰棄黍爲尺亦無特契之理乎謂先守累黍之法以爲律尺大分資籍之地後參古人耳聽心會之術以爲考聲命尺之本庶幾所謂元聲者必於此而得之不然止據區區累黍之法以爲定尺之要恐未免毫釐之差遂致千里之謬矣又何望夫變曠之闕域也哉

律尺論

馬端臨曰古人言律爲萬事本度量衡皆出焉律以知聲度以審度量以嘉量衡以權衡度有長短量有大小衡有輕重雖庸愚之人皆能知之至律之於聲其或雅或淫或和或乖則雖賢哲之士不能遽曉蓋四者之中議律爲難度或長或短量或大或小衡或輕或重三物皆生民日用不可缺者然以四海九州觀之未有千里而同一度量衡者也以古往今來觀之未有千年而同一度量衡者也蓋隨世立法隨地從宜取其適於用而初無害於事固不必盡同也至于律則差之絲忽不能以諧聲聲不諧不足以爲樂樂不和不足以致治蓋四

者之中制律爲尤難是以古人之於律或求之於絲竹
伶倫之管京房之準是也或求之於金石編鍾編磬鐃
鍾簋磬之屬是也雖曰假器物以求之然心之精微口
不能授性所解悟筆不能書假如有人與后夔伶倫並
世而生亦豈能盡得其依律和聲之法乎後之儒者病
樂之不和議欲更律而更律之法或取之累黍或求之
古度量然累黍之法漢制特以較度量衡所謂黃鍾之
長黃鍾之籥黃鍾之重云云有特以明三物之與律相表
裏耳未嘗專言累黍以爲律也至於古之度與量則周
禮漢制與魏晉以來尺十有五種相去且千年其流傳
至於今者是乎非乎不可得而詳也倘其果爲古制則
不知造此器之時其與虞朝之同律度量衡周王之考
制度果無毫釐之差乎亦不可得而詳也而方張悵然
於千百載之後搜求古雅之器於荒丘古墓之中而自
以爲得之益亦疎矣蓋律度量衡雖曰相爲表裏然而
至易曉者度量衡也至難知者律也隨時而變易雖易
而無害於事者度量衡也假如古者度短量小衡輕後
世度量長大衡重則當其或短或小或輕之時多取之
或長或大或重之時少取之而歛散同此一器何害於
事乎周取民之制什一漢取其五秦取其大半蓋病在

重必大必器也一定而不易易則定於樂者律也今
失其難者而取則於其易者失其不可易者而反取
則於其難者何哉編以爲尺欲制律必如杜夔荀勗
視其律之長短而知其爲閏月所造之類而後可以語此
不然專求之於粟黍或專求之於銅鑄漢斛魏尺之屬
毋異知舟而尋劍也李照胡瑗房庶之說皆以黍求律
者也范蜀公力主房庶之說以爲難以縱黍累尺管空
徑三分容黍千七百三十則大長瑗以精黍累尺容黍
一千二百而空徑三分四釐六毫則大短皆以尺生律
不合古法今庶所言實千二百黍於管以爲黃鍾之長
就三分則爲空徑則無容受不合之差較前二說爲是
累千百言大要不過如此愚請得而詰之夫古人之制
律管皆有分寸如十二律管皆徑三分圍九分黃鍾之
管長九寸自大呂以下以次降殺是也然則欲制律必
先定分寸而古今之分寸不可考矣是以隋書因漢制
之說以一黍爲一分則是十黍爲一寸分寸既定然後
管之徑圍可定管之徑圍既定然後律之長短可定瑗
與照雖有縱橫之異然以黍定分以黍之分定管之圍
徑則一也今庶既盡闕縱橫之說而欲以是千二百黍

亂寔之管中隨其長短斷之以爲黃鍾九寸之管取三分以度空徑則不知庶之所謂空徑三分之管既非縱黍之分復非橫黍則必別有一物爲度以起分倘別有一物爲度以起分則只須以其三分爲徑以九十分其長爲黃鍾之管爲律本不因於黍矣何煩實黍於管又何煩於漢書中增益八字以求合千二百黍之數乎此愚所以未敢以爲通論也

律原

此下八段皆大明集禮所載今存之以備考

班固漢前志曰黃帝使伶倫負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嶰谷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剛十二筩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此竅鍾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爲律本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天地之風氣正而十二律定劉昭漢後志曰伏羲作易紀陽氣之初以爲律法建日冬至之聲以黃鍾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宮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又曰截竹爲律吹以考聲列以候氣道之本也

律數

後漢鄭康成月令註曰凡律空闊九分蔡邕銅籥銘曰籥黃鍾之宮長九寸空闊九分容秬黍一千二百粒稱

重十二銖兩之爲一合三分損益轉生一十律韋昭處
語註曰黃鍾之變也管長九寸徑三分圍九分因而九
之九九八十一故黃鍾之數立焉按周徑之說開端於
漢律曆志而蔡氏遂創爲徑三分之說晉孟康韋昭又
續爲徑三分圍九分之說以九寸少廣內祖氏審率乘
除之止得空圍內面黨七分七釐奇乃少一分九十二
釐奇空圍內積實止得六百三十六分乃少一百七十
三分奇如此則黃鍾之管無乃太狹乎黃鍾空積忽微
若徑內差一忽卽面黨及積所差忽數至多矣臺履之
差千里之失豈不悞乎胡氏律呂議曰按歷代律呂之
制黃鍾之管長九寸黍之廣積九寸度之所由起也
千二百黍積八百一十分量之所由起也重十有二銖
權衡之所由起也既度量權衡皆出於黃鍾之龠則黃
鍾之龠容受可取四者之法及相酬驗庶不失其實也
後世儒者不能實知權衡之法但制尺求律便爲堅證
因謂圍九分者取空圍圍長九分耳以是圍九分之誤
遂有圍三分之說若從徑三圍九之法則黃鍾之管止
容九百黍積止六百七分半如此則黃鍾之聲無從而
正權量之法無從而生周之嘉量漢之銅斛皆不合其
數矣

鍾均

通典曰古之神瞽考律均聲必先立黃鍾之均黃鍾之管以九寸爲法故用九自乘爲管絃之數其增減之法又以三爲度以上生者皆三分益一下生者皆三分去一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此五聲小大之次也是黃鍾爲均用五聲之法以下十一辰辰各有五聲其爲宮商之法亦如之辰各有五聲各爲十六聲是十二律之正聲也按宮聲之數八十一商聲之數七十二角聲之數六十四徵聲之數五十四羽聲之數四十八是黃鍾一均之數而十一律於此取法焉通典所謂以下十一辰辰各五聲其爲宮爲商之法亦如之者是也夫以十二律之宮長短不同而其臣民事物尊卑莫不有序而不相凌犯良以是耳

中聲

管伊耆氏實始作樂以謂土位中央而於陰陽爲坤氣籥生黃鍾而於律呂爲中聲始乎土鼓中聲出焉中平黃鍾中聲發焉卒乎葦籥中聲通焉樂之所本如此所以爲天地之和人道之正論三才之道者參和爲冲氣論五六之數者一貫爲中合故參兩合而五聲形焉參伍合而八音生焉二六合而十二律成焉其取數雖多

要之會歸於中而已是樂以大虛爲本而聲音律呂又以中聲爲本中聲正則胡鄭哇淫之聲自然可黜雅部之樂自然可復故談樂者不可不知中聲之爲要也

子聲

晁氏爲鍾以律計自倍半半者准半正聲之半以爲十二子律制爲十二子聲此正聲爲倍則以正聲於子聲爲倍以正聲比子聲則子聲爲半但先儒什用倍聲自有二義一義云半以十二正律爲十子聲之鍾二義云從於中宮之管寸數以三分益一上生黃鍾以所得管之寸數然半之以爲子聲之律其爲半正聲之法者以

黃鍾之管正聲九寸爲均子聲則四寸半黃鍾之下林

鍾之子聲林鍾上生太簇之子聲太簇下生南呂之子聲南呂上生姑洗之子聲姑洗下生應鍾之子聲應鍾上生蕤賓之子聲蕤賓上生大呂之子聲大呂下生夷則之子聲夷則上生夾鍾之子聲夾鍾下生無射之子聲無射上生仲呂之子聲此半正聲法其半相生之法者以正仲呂之管長六寸仲呂上生黃鍾黃鍾下生林鍾三分去一還以下生所得林鍾之管寸數半之以爲夾鍾子聲之管以次而爲上下相生終於仲呂皆以相生所得之律寸數半之各以爲子聲之律故有正聲十

之子聲十二分大小有二十以爲二十四鍾通於二神
迭爲五聲合有六十聲卽爲六十律其正管長者爲均
之時則通用正聲爲五音正管短者爲均之時則通用
子聲爲五音皆三分益一減一次還以宮商角徵羽之
聲得調也

和聲

漢前志曰黃鍾爲宮則太簇如洗林鍾南呂皆以正聲
應無有忽微不復與他律爲後者同心一統之義也非
黃鍾而他律雖當其月自宮者則其和應之律有空積
忽微不得其正此黃鍾至尊亡與並也按黃鍾爲十二
律之首他律無大於黃律故其正聲不爲他律後其半
聲當爲四寸五分而前乃云無者以十七萬七千一百
四十七之數不可分又三分損益上下相生之所不及
故亦無所用也至於大呂之變宮夾鍾之羽仲呂之徵
蕤賓之變徵夷則之角無射之商自用變律半聲非復
黃鍾矣此其所以最尊而爲君之象然亦非人之所能
爲乃數之自然他律雖欲後之而不可得也此一節最
爲律呂旋宮用聲之綱領古人言之已詳唯杜佑再生
黃鍾之法爲得之而他人不及也

候氣

候氣之法爲室三重斤閉塗墾必周密布緹縵室中以
本爲按每律各一按內卑外高從其方位加律其上以
葭灰定其端覆以緹素按曆而候之氣至則吹灰動素
小動爲氣和大動爲君弱臣強專政之應不動爲君藏
猛之應其升降之數在冬至則黃鍾九寸大寒則大呂
八寸三分七釐六毫雨水則太簇八寸春分則夾鍾七
寸四分三釐七毫三絲穀雨則姑洗七寸一分小滿則
仲呂六寸五分八釐三毫四絲六忽夏至則蕤賓六寸
二分八釐大暑則林鍾六寸處暑則夷則五寸五分五
釐五毫秋分則南呂五寸三分霜降則無射四寸八分
八釐四毫八絲小雪則應鍾四寸六分六釐按陽生於
復陰生於姤如環無端今律呂之數三分損益終不復
始何也曰陽之升始於子午雖陰生而陽之升於上者
未已至亥而後窮上反下陰之升始於午子雖陽生而
陰之升於上者亦未已至巳而後窮上反下律於陰則
不書故終不復始也是以升陽之數自子至巳差強在
律爲尤強在呂爲少弱自午至亥漸弱在律爲尤弱在
呂爲差強分雖多寡雖若不齊然其絲分毫別各有條
理此氣之所以飛灰聲之所以申律也或曰易以道陰
陽而律不書陰何也曰易者蓋天下之變善與惡無不

備也律者致中和之用止於至善者也以聲言之大而
至於雷霆細而至於蟻蝶無非聲也易則無不備也律
則爲其所謂黃鍾一聲而已矣雖有十二律六十調然
實一黃鍾也是理也在聲爲中聲在氣爲中氣在人則
喜怒哀樂未發與發而中節也此聖人所以一天人贊
化育之道也

論品擇樂工之教

姜夔進大樂議於朝言紹興大樂多用大晟所造有編
鐘編鍾景鍾有特磬玉磬編磬三鍾三磬未必相應填
有大小簫箎遂有長短笙竽之簧有厚薄未必合度琴
瑟弦有緩急燥濕軫有旋復柱有進退未必能合
衆音而言之金欲應石石欲應絲絲欲應竹竹欲應匏
匏欲應土而四金之音又欲應黃鍾不知其果應否樂
曲知以七律爲一調而未知度曲之義知以一律配一
字而未知永言之旨黃鍾奏而聲或林鍾林鍾奏而聲
或太簇七音之協四聲各有自然之理今以平入配重
濁以上去配輕清奏之多不諧協八音之中琴瑟尤難
琴必每調而改絃瑟必每調而退柱上下相生其理至
妙知之者鮮入琴瑟聲微常見蔽於鍾磬鼓簫之聲匏
竹土聲長金石常不能以相待往往考擊失宜消息未

盡至於歌詩一句而鍾四擊一字而等一吹未叶古人
稿木貫珠之意况樂工苟焉占籍擊鍾磬者不知聲吹
匏者不知冗操琴瑟者不知絃同奏則動手不均迭奏
則發聲不屬比年人事不和天地多忒由大樂未有以
格神人召和氣也宮爲君爲父商爲臣爲子宮商和則
君臣父子和睦爲火羽爲水南方火之位北方水之宅
常使水聲衰火聲盛則可助南而抑北宮爲夫徵爲婦
商雖父宮實徵之子常以父助夫子助母而後聲感文
徵盛則宮唱而有和商盛則徵有子而生生不窮休而
不召而自至災害不祲而自消聖王方將講禮郊見所
召求知音之士者正太常之器取所由樂曲調理五音
槩括四聲而使之叶和然後品擇樂工其上者教以合
石絲竹匏土歌詩之事其次教以扃擊于羽四金之事
其下不可教者汰之雖古樂未易遽復而追還祖宗盛
典實在茲舉

正樂要法

茲欲由今之器考古之聲去其悖滯浮靡之習還其中
和雅淡之風則其法有四焉一曰明候氣之理蓋律呂
之制陰陽各六先王準之以應十有二月之中氣如冬
至氣至則黃鍾之管飛灰衝素而大寒以下各以其陽

月隨而應焉夏至氣至則絃宿之管飛灰衝素而大暑
以下各以其陰月隨而應焉播之音樂取其中月之律
用之班固所謂風氣正而十二律定者此也今當備其
筌氣閉以重室按以方位實以葭灰覆以緹素以候其
氣之所應使陰陽之用各順其應則氣和聲和八風從
律而不姦矣二曰較長短之度蓋黃鍾律呂之管也在
氣爲元氣在聲爲元聲前漢志曰陰陽相生自黃鍾始
言十二律所以受法也以古制考之均其長得九寸審
其圍得九分積其實則肥瘠之中者可容千二百黍此
黃鍾之制所以定也黃鍾定則隔八律而相間以陽律
生陰律曰下生三分長而損其二則林鍾以下諸律可
定矣陰律生陽律曰上生三分長而益其一則太簇以
下諸律可定矣其徑也各三分有奇其生也皆左旋以
爲法然後長短各中其節矣三曰詳考聲之義蓋十二
律有長短短者其聲高輕清而剽疾長者其聲下重濁
而舒徐其清濁長短之間而宮商角徵羽之五聲因以
辨也然宮之與商商之與角徵之與羽相去皆一律角
之與徵徵之與宮相去獨二律一律則近而和二律則
遠而不相及故近宮收一聲比宮稍下謂之變宮近徵
收一聲比徵稍下謂之變徵此亦出於自然也五聲者

正聲故以起調畢曲爲諸聲之綱至二變聲則宮不成
宮徵不成徵不比於正音但可以濟五音之所不及而
已有五音而無二變亦豈可以成樂哉此之謂七聲也
然宮爲聲氣之中自宮而下屬乎陰而未唱自宮而上
屬乎陽而始和故宮在五行屬土而爲中聲也然十二
變律之聲如黃鍾八寸一分全律也仲呂上生林鍾不
及八寸謂之執始則爲子聲也十二月半律之聲如黃
鍾正聲九寸則變聲四寸半仲呂爲宮則黃鍾爲子而
用其半是爲半聲焉京房所謂一爲正聲四爲變始黃
鍾終仲呂凡十二正聲始執始終南事凡四十八變聲
者此也四曰連旋宮之數蓋律以正聲而辨聲以十二
律而和一律之中各具五聲五聲之外又有二變則君
臣民物不相陵犯而十二律皆可爲宮以統衆律黃鍾
亦可以次而爲他律後矣如黃鍾爲宮則大簇爲商姑
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而蕤賓爲變
徵此黃鍾之一均也如大呂爲宮則夾鍾爲商仲呂爲
角夷則爲徵無射爲羽黃鍾爲變宮而林鍾爲變徵此
大呂之一均也而餘可知矣禮運所謂旋相爲宮者此
也候氣之理明則天機以審長短之度較則器數以精
考聲之義詳則條理以察旋宮之數達則節奏之妙以

曲盡而無遺矣先王之所以作樂崇德者寧有外於此乎三代而下如師曠識紂樂於漢水季子美韶舞於上國者鮮矣天時地氣之弗審人聲樂音之弗諧雖以一
 代宗儒而或眩於金石法錢之求泥於蚕絲馬尾之察
 又何以神聃于千載之下而弼成夫金聲玉振之盛也
 哉

諸家論樂考

國語周景王將鑄無射問律於伶州鳩對曰律所以立
 均出度也古之神謩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鍾百
 官軌儀紀之以三天地人正之以六律成於十二律天之

道也夫六中之色也故名之曰黃鍾所以信養六氣九
 德也由是第之曰大簇

淮南子曰規始於一一不生故分而為陰陽陰陽合和
 而萬物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三參物三三
 如九故黃鍾之九寸而宮音調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
 故黃鍾之數立

太史公曰細若氣微若聲聖人因神而存之雖妙必效
 言黃鍾始於聲氣之元也

班固曰律者致中和之用止於至善者也以聲言之大
 而至於雷霆細而至於蟻蠛無非聲也律則寓其黃鍾

一聲而已雖有十二律六十調然實一黃鍾也是理也
在聲爲中聲在氣爲中氣在人則喜怒哀樂未發與發
而中節也此聖人所以一天人贊化育之道也

濂溪周子曰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

伊川程子曰律取黃鍾黃鍾之聲亦不難定世自有知
音者參上下之聲攷之自得其正既得其正將黍以實
其管看管實得幾粒然後推而定法可也

張子橫渠曰聲音之道與天地通蠶吐絲而商絃絕木
氣盛則金氣衰乃此理自然相應今人求古樂大深始
以古樂爲不可知律呂有可求之理惟德性淳厚者能

知之

按三儒之說周氏以復古禮爲先程氏以致聲者自爲正
張氏則以人之德性爲本三人者可謂窮本知變達樂
之要者矣宋天子銳意古樂而胡瑗范鎮司馬光輩方
講求鍾律徧訪四方草澤以應詔而三大儒乃遺焉使
在講求之列其所次列論叙必有可觀古樂或有可復
之理

朱子曰宮之一聲在五行爲土在五常爲信在五事爲
思蓋以其正當衆聲和與未和用與未用陰陽際會之
中所以爲盛若角雖當五聲之中而非衆聲之會又有

宮當配仁之說者胡五峰說蓋以仁當四德之元而有包四德之義則宮之統五聲仁之包五常蓋有並行而不悖者何奪彼與此哉

楊薦論元聲書曰李公律呂書即其黃鍾三寸九分筭之由十一月之黃鍾至十二月之大呂增六分由大呂至正月之大簇增九分由大簇至二月之夾鍾增九分由夾鍾至三月之姑洗增九分由姑洗至四月之仲呂增九分由仲呂至五月之蕤賓增九分由蕤賓至六月之林鍾減六分由林鍾至七月之夷則減九分由夷則至八月之南呂減九分由南呂至九月之無射減九分

由無射至十月之應鍾減九分由應鍾復回十一月之黃鍾減九分其所增皆以九分而所減亦皆以九分惟黃鍾之於大呂蕤賓之於林鍾其所增減比之他律不同欲實各有至理蓋大呂當五陰之盛一陽始生則是陽雖進而尚弱林鍾當五陽之盛一陰始生則是陽雖退而尚強大呂林鍾固宜其增減僅得三分之二也律管長短一本陰陽升降之氣所謂律曆同道於此乃見執事書序高文所謂黃鍾三寸九分升陽漸益至蕤賓而得九寸歸陽漸損至黃鍾仍得三寸九分所謂三分損益者以對待言隔八相生者以正徵言與夫所謂候

呬舌齒唇之聲證宮商角徵羽之音之書之要一一拈
出以示人可謂透其關鍵而得其三昧矣今以司馬遷
黃鍾九寸上下相生損益筭之黃鍾生大呂減六分奇
大呂至太簇減三分奇大簇至夾鍾減五分奇夾鍾至
姑洗減三分奇姑洗至仲呂減五分奇仲呂至蕤賓至
林鍾增二分奇林鍾至夷則增四分奇夷則至南呂增
二分奇南呂至無射增四分奇無射至應鍾至黃鍾增
四寸三分奇曆家二十四氣每氣筭之不差毫忽若一
氣短二分奇又一氣短三分奇又一氣短四分奇又一
氣短五分奇又一氣短六分奇又一氣短四寸三分奇

則月之大者過於三十日月之小者不及二十九日不
惟無以成歲而律管候氣亦不可用矣且陰氣自冬至
後以漸而升而律反藏則氣有餘而管不足陽氣自夏
至後以漸而降而律反增則氣不足而管有餘其亦皆
馳之甚哉謂司馬遷之差處正在於此謂李書之得處
正在於此至於從前官羽之舛此清濁之逆施正由黃
鍾一差諸謬所必至者而不俟於言也蕭嘗見歙人鮑
泰希止著天心復要書以明曆太槩氣朔八十年一齊
曆家每歲二十四氣於時之八刻中往來無定鮑書所
排節氣之交皆有定刻中氣之交亦有定刻如冬至乃

十二月之中氣定十二時之五刻歲歲如此餘氣之定在某刻者亦然朱子謂曆有一定之法後人于法不知只是趕越天之行度然則鮑書豈非有一定之法而如是哉知曆者得之則亦可以推筭矣嘗以今曆氣朔校之相去特五六時却是亘古至今如此實萬年曆也鮑書謂郭守敬之法未是守敬法即今曆法我

朝仍勝國之舊未嘗改也曆自漢以來亦皆不得其傳審如李書則鍾律自漢以來亦皆不得其傳而此二人者之獨見如此謂非天授不可也方今聖人在上必有軒轅命伶倫放勳命羲和之盛舉措無以二書獻之

開下者其所係豈細故哉庶於西山蔡氏書嘗為之律呂筭例於郭守敬法亦嘗為之綴吳舉例然不過為二家之註脚亦終於駁鑿鑄錯耳庶於李書窺見一斑半點安敢肆然輒加語於其上哉

自漢以來凡論律呂而謂黃鍾長九寸者總會之律呂新書謂黃鍾長三寸九分者總會之律呂元聲今併錄之以備考

變樂總論

宋神宗元豐中楊傑詳定大樂傑欲銷王朴舊鍾意新樂成雖不善更無舊鍾可校詔不得銷毀後輔臣按試

僕乃陳朴鍾已弊者一縣樂工不年夜易之而僕不知
 明日輔臣至僕厲聲云朴鍾甚不叶美使樂工叩之韻
 更佳僕大沮按宋樂至此屢變景佑之樂李照主之大
 常歌上病其大濁私賂鑄工使減銅劑而聲稍清歌乃
 叶而照卒不知元豐之樂楊傑王之欲廢舊鍾樂工一
 夕易之而僕亦不知崇寧之樂魏藻津主之欲請帝中
 指寸為律徑一為容盛制器不成劑量工人但隨律調
 之大率有非漢律本說而漢律亦不知是樂名雖曰變
 而實未嘗變也訂正雖詳而鏗鏘不成韻辨析雖可聽
 而若擊不成聲既私為工師所易而情不復覺則二人
 者亦豈真為審音知律之士其暗悟神解豈足以希奇
 聶阮咸萬寶信都芳之萬一哉愚謂宋人多言而如前
 倨強而無本類如此其說理也論文也評詩也
 一一皆然不獨樂律而已

圖書編

卷一百一十四終

